R.1409

安南一統志

共七冊

安南一統志

第一回

鄧宣妃寵冠後庭
王世子廢居迷室

黎李外史
青城縣衙書吳時倩撰 共十回
R.1909
R1263
INDOCHINE FRANÇAISE

却說皇朝莊宗裕皇帝中興于滐馬江時世祖明康太王鄭檢為輔誅鋤逆莫還于故都鄭氏世襲王位掌握大權皇家漸見衰弱傳至顯宗永皇帝時聖祖盛王專弄威福帝惟垂拱而已盛王為人剛明英斷智彗过人有文武才畧博覽經史能詩既即位狹小累朝制度國政朝綱一番整頓西渠逆党取次削平時四方寧謐府庫富實王漸有驕侈之心妃嬪侍御肆意娛樂一日婕妤女婢鄧氏蔥捧花盒迎于御前那鄧氏扶董人生得鳳眼蛾眉十分美麗王見而悅之因與之私焉自是漸見寵幸言無不聽欵無不從與王同居正寢如家人夫婦車輿衣服皆擬於王鄧氏恃寵頗弄有不如意者輒為憔悴之容悲號哭泣以亂王心王有夜光珠一顆乃平南時所獲貫於巾頭以為玩鄧氏弄之王曰好輕輕手無使珠傷鄧氏乃

欒珠於地而泣曰何物此珠不过八廣南採出償王王何忍重
貨而輕人乃自廢於別宮辭而不見王多方委曲以悅其心
鄭氏始與相善及鄭氏有娠王使人祝百神祈生聖子居期
而生男王最鍾愛滿百日王以其少時御名樺命之取其類
已也是年鄉試三場御題以山川英毓河海秀鍾為題文武
諸臣承望風旨亦多以星輝海潤為賀者周歲骨格豐偉
異於常人既能言應对明辨舉止儼若大人文武諸臣有入
見者正容接之或滿歲再見皆能言其姓名歷說前事王命
詞臣製十二字頌使阿保口授一經耳即成誦王深所慰悅鄭
氏由是潛有奪嫡之意
却說王世子鄭棕楊太妃所生太妃名玉歡石河竜福人其婦為
恳王宮嬪生瑞郡公最為恳王所鍾愛太妃因婦得進於王
自入宮以後寂寥度日忽一夕夢見神賜彩緞一斷盒黑
竜頭不知何瑞以語侍者溪忠倭溪忠心知其生聖之瑞次
日王命召宮嬪玉寬進御溪忠故為錯謬召太妃進御王
見而不悅然業已召至不忍斥逐召讓溪忠溪忠叩頭謝罪

復以太妃說母子顧未一一言示白王默然不答太妃一經雨露
便即怀胎又生男子王自念竟有君分但緜龍非真竟而有
類無足亦非全吉之兆且前朝有鄭檜王弟有鄭棣亦竟
福人所出皆逆謀而成心頗不憚大武拜賀王辞曰非嫡所出
不受既未容貌俊美而王不甚鍾愛也子性好武不喜学年
七歲王命庚辰科進士阮侃為左司講丁丑科進士陳垣為右司
講垣寧來侃以病用剔歷中外亦不時就講陞唯有侃講五
六人輪劫講應故事每王題諸文不合随講風講王頗知之滋不
悦故事王子年十三歲出居東宮時又以為請王不許但許就
阿保所都公营宅東宮獨虚位若將有所待者及年十五歲少
子樺生王又鍾愛益分後三年也子年十八故事得用開府
時臣無敢言者王亦不諭及於是儲位未定人心不一凡屬也
子家臣有附也子党於鄭氏者有附王子樺漸有彼此之形鄭
氏自以也子年長羽翼既成而子樺幼冲竟益謙謙自卑鄭
鄭公黄裳嫉李有重望嘗倚鄭氏為援鄭氏亦倚為
外助鄭都奉公入平南土將軍鄭都公黄五福之姪為人年

表清逸有文武才幹初舉乙酉科鄉試又舉丙戌科造士恩
王時亦倚重睟公遂以次女嫁之睟公威權日盛人咸有不
測之疑或云睟公將取天下傳之暉郡按圖讖有一豕逐群
羊之語以為王與世子皆未命而暉郡亥命當應此讖好事
者又撰為草一田八之讖指黃宇也又云土胥雲月間黃花曉
日香土胥壻字也指暉郡目葬睟字也指睟公又暉郡首名
登寶人亦指諺由是睟公以形迹自嫌使暉郡改名素履而
自以目疾去職至甲午年睟公奉命南征以暉郡自隨暉郡
素得睟公用兵家法為其將佐所畏服又善調用人才豪傑
皆樂為用屢破敵有功聲譽日顯順化平睟公尋卒王以
暉郡代領睟公所部兵為人安鎮守暉郡居鎮弭盜賊禁
揀錢抑豪強止獄訟境內大治收用英才分設僚屬其麾
下有左右參軍左右監事等名色天下沸騰言暉郡將反王
日與信臣阮侃世子阿保炘郡公阮擬謀誅之隱語以暉郡為
十字葢十字與又字近指又安鎮也嘗屏人密議惟鄧氏知之暉
郡所尚公主日夜出入府中服事鄧氏鄧氏以其事告公主暉

郡内不安啟請回朝王許之暉郡自料鄧氏雖有竈但所生
王子尚幼而世子年長附鄧氏恐非父安之策既入見王遂以
珍寶賂世子左右求附於世子又具黃金百兩南京緞十疋為
贄礼入謁世子世子却其礼而不與之見又私語於侍者曰此賊
何不留鎮作反而遽肯回朝他日當籍其家安用彼貲暉
郡自知不為世子所容乃決意附鄧氏陰主廢立之計以睥
公旨居亮府進納為王子樺營宅自是公然為鄧氏私人鄧
氏亦保護暉郡於王前益力暉郡遂入政府開中鋭軍營
署府事遥領山南鎮守與鄧氏内外交締勞傾天下武臣該
奇鎮守皆出其門惟山西鎮洪嶺侯阮侃為世子左講京北
鎮遵生侯阮克遵為世子阿保炘郡公之義子與暉郡南
北朋党之勞成矣
再説世子自王子樺生意甚懣悶惟恐己不得立與其家臣小
竪世壽審壽儒生潭春樹弁流出身永武等日夜謀慮
未知所出會王有宿疾再發甚於危劇世子一日夢見穿縗
色衣頂丁字帽立於府堂喜（非人道）謂家臣曰吾夢如此為諒陰之

服宮中不日有變吾當早為之計羣小請陰緒甲兵潛招勇
士待宮中一旦不諱閉諸城門縻住鄧氏与王子樺使不得
立馳報西北兩鎮將兵入衛諸大臣以定其位世子從之
宣言將有南征之命使人密貸溪忠侯銀子一千兩付儒生
春樹分給諸人陰緒器甲又陰報兩鎮官招募美勇布置已
畢適王疾再愈其謀頗泄有進朝阮輝瀋者嘉林人慣以蛰
本人覓前年曾蒙阮輝基供瑞郡公謀通事由蛰本人得以
南參謀尋為進朝歷官太原督同以事聞廢急於求用使其

長子之婦入為鄧氏宮婢嘗採拾世子嬉逆事言於鄧氏八
求媚又潛使親信居西北兩鎮官麾下探其情至是頗知
大畧八告鄧氏鄧氏使以其狀謀於暉郡教他為密封自袖
八府中屏人進呈王覽啟大怒命付下急治暉郡諫曰世子
誠有過然敢作此大樣實西北兩鎮官主之今併兩員各擬
兵居外若急治恐生他變不若先召回朝縻於府中然後蛰
其狀治之王曰善翌日召世子八陽以學問希卤責之命八
居擇閣之三間堂更以丙戌科進士阮聰為左司諫戊戌科

進士阮昀為右司諫而召西北兩鎮官回時景興庚子八月
十五日也
却說世子有家臣隨諫乙未科進士吳時任為京北督同兵
鎮守遵生侯最相得鎮官凡事無不共之謀惟世子所謀事
畧不說到先是效月有世子家臣小豈山壽曾為吳時任門
生世子共山壽告吳時任以此謀且密令差人潛往諒山市
紅毛雄馬以為兵用吳時任大驚曰世子國之儲貳國乃其
國何患失位而為此謀此必羣小所誘掖世子氣血之性思
慮未熟主上聰察豈能欺隱得過恐禍且不測家臣之扈置
身無地矣乃馳詣遵生侯言其狀告以急須赴京諫太子令
寢其事以杜禍階遵生侯拒之曰小眡官人但會幹防勘問
外此不預我事不消掛齒時任長吁而去效日果有召命遵
生侯即刻就道約時任共俱行及至京山西鎮官共阿保炊
飯公並已被召待罪于左堂(穿)遵生侯入見於卷蓬不王許入
俞侍臣春忠責之曰勞共世子謀反勞弟去治兵我有強將
共勞对手遵生侯出過時任於小笔店扒其手嘆曰僕事主

上自出胜以来今王以贱降
事己如此将奈何皆任亦
格前事再愚奏恐迹覓王
遵生候格今而出不知所
欲有所言不敢自速乃共
信吾候所渴闻脩欲报罪
事皆任不得已从之不意
乃令皆任与侍臣鐸毅候
王浮浮渚经忽已果若人言不审
白兔候也世侯闻
小黄门代言尽得其状
中救解更以秦军
贵悍同劣従
故皆任入内泣曰
事成君侯之力
孝文子不忠之臣
薇長文少事非
諸臣當處惟
義律當重築
詔大臣唯
法令有不
死囚之河

忠侯與遵生侯皆飲藥死遵生侯有帳下文書阮國鎮亦連坐論虜臨刑罵曰天無日朝無官使國鎮舍寃使其所親納笔紙于袖中曰生不伸寃死當訟於冥府聞者壯之世子既廢王舍仍居三同堂使人監制凡飲食起居皆不得自由家臣諸人皆不許出入由是世子之党各奔亡逃匿鄧氏之党益強大小諸臣無不趨附王亦益加礼重鄧氏乃為其弟鄧茂麟求婚王女玉蘭公主王亦許之這公主字玉拴乃玉之最愛女原來黃正妃生下兩位公主長玉瑛公主字玉樑宪前乂安鎮守端忠侯裴世遵之長男瑞忠侯裴世遂第二公主未有所尚王最鍾愛公主資稟軟弱自幼居水晶宮不見風暑所居之虜王戒侍女言語低微恐驚公主既長每進見王令共同坐若為孩提時凡所請託言無不售勲戚之臣求婚王皆未有所許曾旨下文武諸臣為公主六族子孫八選令公主擇可意者嫁之更無當選者至是鄧氏為其弟求婚王重違其意不得已勉從却說茂麟為人凶暴自鄧氏有寵浮艷肆行與馬夫服一如王者嘗手下效十人持刀鎗橫

行京邑撞著車馬不問是某官員妾怎起豐隊厮殿辱之遇女
於途悅目者即施帷帳共之通其文不順從即割去乳頭女
子父或夫敢有出言者立即擒其舌亦有至厮殿死者天下之
人遇之甚於豺虎王亦知之一日王駕外幸麟意鄧氏必行
候於小巷中見鄧氏轎去過時自巷中突出披轎簾呼鄧氏
曰尊妤尊妤鄧氏急罵曰汝安得如此無禮衆軍見他來得
突兀不竟是甚人皆失色驚駭王大怒召問麟之曰臣妤弟
自幼同居自入宮以後不得相見今幸王駕出外故臣特來
看臣姊面一看以慰渴悵王曰如此真賢弟也既下嫁王復
悵顧惜且念公主資稟苗弱不堪此強暴之男囲門之日王
以公主未經疹痘為辭不許合巹阿保官為侍女保護又
使內差史忠侯嗣制不許戕鱗侵犯公主正是

枯竹自成千仞勢　素蘭未吐百年心
少女芳心原不怯　含羞郎好事更多磨

未知這事如何且咱下文分解

第二回

立奠都七輔受遺

殺暉罷三軍扶主

且說羌麟既得尚公主却被忠侯監制心甚忿怒謂史忠曰
王謂王女如陸地儒娥我眷之曾不若我心人捧履婢女
又何貴重我豈戀他顏色但費尽許多錢娶得一婦縱不
成何樣子亦肯撞著一回合軟如泥以償其直乃糾去耳
尔欲自善其身將覓去路毋謂我不先告也史忠曰是王
上密旨非僕敢尔麟曰尔試問王上設身如其地还堪忍
耐否我試一番監制王不許王為我好姊合羞一看王如
何史忠曰長官不可如此過辞王者非凡常人麟怒曰尔
以王者嘛我耶王者是甚乃拔劒斫之史忠應刃而死麟
乃閉营門令內外不得出入將潛消其尸公主聞之惶恐
使侍女逆去出小寶奔訴于王王大怒令侍臣將兵来捕
麟按劒立門曰敢入者死王再令暉罷將兵圍捕之远歸
王府王付廷議廷議殺使罪應虜梟邵氏号泣請代王不

得已特許減死降論徒流遠州远配不在話下再說王子
樺生来秀美聰明但先天稟弱在襁褓得癇疾肚大腦突
色淡筋青四肢瘦削王編求四方名医調治以医進者阮
植由訓導浔為進朝朱美隆以北國客商得典兵封候藥
材所需以百萬計調治累年不效王使人遍禱各處灵祠
宮中又設壇場日夜焚香祝禱皆不獲愈或言婕妤失竜
妬忌為巫蠱事埋木人於宮中厭劵王大怒令捕婕妤家
人問狀並皆逃竄四下拿捕不獲告者引攝木人處不見

事遂寢王猶与之絲鄧氏為脊醮符籙之事由是巫史盛
行王子病亦有時增減及世子得罪王子病適寬次年疹
痘又順膿厭無恙王大喜曰孩提患痘亦是常症不足為
但既疹痘便成人中外亦皆称賀多勸王降明旨立為世
子以繫天下之望王從之壁母太尊言於王曰椋共樺皆
孫也老好誠無偏愛但椋年長無恙而樺年幼拖恙願王
以宗社為念且虛位東宮庶兗季子悛悔不然待王子長
成立冊未晚王曰椋樺在壁母為孫未若在母為子古人

早從此言必無來日之事

謂知子莫若父臣亦未至昏憒況朝廷公議如此豈嬖小
孽成聖母豈不洞照今如不早正儲位群小之徒心懷覬
望臣恐禍且不測且天下大器要付托得人以宗社為重
子猶不可私況私於少即使擘病終不起寧立桂王公以
伯父正統無寧托此不肖以墜祖宗之業聖母遂不敢復
言王乃俞朝臣具本奏知皇上立王子擘為世子却說王
自效年以來夙疾時作或一月或半月往往苑劇太慈尋
復痊可最怯風暑平居深宮中晝夜傳燭非大朝會亦嘗
出見群臣府堂御座亦設水晶帳乘輿亦拖水晶垂簾以
避風百官啟事每憑侍臣傳旨雖最親貴者或半年或一
年不得一面朝臣文武未嘗得見竜顏府中事外間傳說
如天普事以是墾蔽左甚至是王疾轉劇邵氏日夜伏侍
大臣惟擘罷得出入王母與王女亦鮮得進見每日問安
在寢門外問侍者而已邵氏侍疾言於王曰妾事主上通
衆憐恤衆惡所叢不知他日妾母子措身何所王慰之曰
世子已正位東宮國乃其國卿他日為天下母誰人轉得

鄧氏曰恐不預定到緩急為人所奪耳王曰已有暉翫在
乃顧暉翫曰他日善保護正宮與世子以寧我心暉翫曰
臣敢不尽心所事繼之以死但請及今治命以世子襄位
典正宮柩為同咱政俾有成命王曰善卿嘗輔之暉翫曰
受遺輔政臣不敢獨任卿翫公王室懿親院部公師傅大
臣栟翫公泗川侯晉在政府素有德望栟翫公東宮阿保
壻忠侯東宮保衡晉為信甘請准賜諸員為臣同受顧命
王許之暉翫乃宣旨命泗川侯草顧命書漆差汝公瑛草
宣妃制典書戒暉翫袖八候旨請添字時王疾已弥留聖
母八省鄧氏抱王起坐王母立御榻傍涕泣請安王泣下
曰小子某拜手謹首啟聖母小子不幸短命不得終事聖
母念惟孝道未尽五内如割請聖母御駕还宮寢膳從容
母以小子為念以傷聖悵晨昏之奉已有嗣王聖母嗽噓
涕泣久之意欲以儲位為言而有鄧氏在誰於啟齒遲回
未出王曰聖母重傷小子顧復不捨小子見母益有傷心
不得瞑目伏祈聖駕还宮聖母含淚而出王與鄧氏訣曰

我病不起不得與鄉白頭將守我今大歸鄉弟留奉聖母保育嗣子琴琴之約重訂來生鄧氏嗄咽刻餘截髮而誓曰主上不憐妾身忍捨妾踽踽孑孤棲願以身殉主上奉事聖母已有兩位公主輔位嗣王已有諸大臣主上勿以是托妾乃放聲大泣王顧悉忠曰我身後尔等善慰辭正宮毋使毀傷就使志不奪可須並舟歸陵陪我玄寢乃召鄉磁院磁入受顧命兩員入覓拜賜坐兩員涕泣請安王曰小子拜手誓首小子不幸要疾今大漸弥留命世子權襄位尚賴救父共師同心來輔以濟予艱雖言訖命鄧氏與卧暉磁出袖中顧命書進呈王以手揮之暉磁再請曰今聖体少安顧命書留白姓名臣請命王親鄉磁公代筆王不能答頷之而已鄉磁執筆於御榻前歷書姓名於顧命書留白虜再遍進覽王已瞑目不省遂薨時景與壬寅九月十三日王年四十歲薨位之十六年也屬纊後暉磁一面分遣衆官治喪一面將顧命書并宣妃冊文付齎忠編傳送出政府令朝廿奉知皇上勅諭立世子權為奠郡王

百官整兵仗就敬天門欽迎勅命回至府堂阿保梌魁公
抱世子具朝服冠帶蔡邑立於府庭跪受勅旨訖乃設御
榻於外府堂抱王即位百官以次拜賀礼畢抱王入宮
拜聖母訖各易素服發哀有萬年書凡喪服自含飯至大
分理諸事却說七輔之首鄒魁名郑橋僖祖仁王第五子
毅祖恩王之第在嗣王為祖叔年尊德邵但為人質實於
事無所可否院魁公名阮院農貢蘭溪人癸丑進士為聖
祖左司諫歷官吏部尚書參從致仕起復參預朝政為國
家庵碩之臣但為人和緩与時浮流臨事模棱不斷泗川
侯潘慈蕭東鄂人也歷官戶部左侍郎參從手度端
冷亦有經術但其性深沉多徇權勢梌魁公垂忠侯皆以
窑者起身拜魁玉山蓮湖人奉事累朝知兵番机密為人
謹厚晚年以耆首入政府然亦不用事梌魁公天本人為
亮邨家甘及歸一授知戶番性亦純謹王信之爵為世子

阿保夙夜在嗣王左右不預外事薨忠侯安謨康正人慮
守尚納又為清華鎮守為人攬智淹以文學諉論風生玉
素所信重召為世子阿保但供饋浅望卑尚同列未免委曲
天下之事一咱暉郡炎斬無敢異諉者原來這七人非尽
心一体之人而撥郡木寡周又惟泗川侯与之心腹泗川
侯与暉郡皆迷於当局院郡公老儒薨忠侯小彗畢竟其
心难測其中老實無他者又惟鄉郡株郡耳暉郡自主這
局凡事無所推讓只要直截担当人之同与不同皆所不
計時新王初立主少國与衙帝之间圍三聚五或言新王
疾危宮中不日有変暉郡威權太重将有異圖或言正宮
与暉郡私通将以社稷悦暉郡街巷為之語曰彼百官芍
多暗少聰使暉郡芍陰奸正宮暉郡使題領官遍懸鉄鉤
交刀諸於市戒曰敢聚語者鉤其舌斬之由是道路以目
京畿甫然却說世子自新王立邵氏每欲陰害之薨忠以

善言保諭邵氏為所霸奪更不果乃使出居左穿堂差內
臣內翊內仍內轎四隊官兵逼制每日三奠許升廳堂陪
拜礼畢復就逼所日夜危懍恐不自保楊太妃使其好郡
夫人楊氏祈哀于暉翬曰妾家妹宮嬪楊氏某与王季子
某遥啟致辞叩拜長官阃下季子有罪宜黜是耳但今地
嫌勢迫不勝危惧萬望長官垂憐曲為保全再生之德刻
骨銘心暉翬泣答曰某事先王最承恩遇義為君甘情猶
父子季子吾君之子也仆有何心願天地殛之夫人当為
仆致辞遥達王子与貴嬪哀帰次且請放悕仆虜其間保
無他危自是密飭四隊官兵參逼制從寛家甘苗人遂得
出入通行無伺察者世子有膳夫參武為人有心机言語
明辨世子嘗問外間人情如何參武曰先王厥嫡立少人
咎憤疾軍情為甚頃者新王襄位照故事頒賜諸軍緡錢
有差諸軍沸騰不肯受賜暉翬為旨諭悉戢止得勉強咱
順而心怏不平世子中心暗喜謀於家甘小豎嘉壽嘉壽
嘉林鈴塲人亦有智詰言於世子曰人情如此能以義勤

之使一心尊扶則大事矣世子大喜使覺武日為酒殺邀
諸軍卞吏宴飲而告曰王世子無罪被邵氏孽婦蠱惑先
王誣構陷害以夺其位睜罷素有反志利王子齡幼冲易
制與之附和成其廢立之事而已自為之輔以售僭夺之
謀今王拘恙旁劇变在旦夕不知王家基業誰人主之三
軍皆湯沐之邑應姜之兵為國爪牙素称忠義倘念王家
二百年養育之恩尝一心翊扶奠宁王室或者天相其成
鉄券丹書留傳萬代衆咸曰甘等皆有此志但未知王子意
下如何恐到那時或有為動又謂甘等匿事今王子既開此
意這事定是不难乃私相通报肯會于肖山寺諸軍赴會說
起這事莫不奋激但憤睜罷殺勢未知起事如何穩當商
議間一人奋然言曰但恐軍心不肯耳如三軍一心不過
待朝奠礼畢打府堂鼓一通為号趣來拽他脚倒跌于階
下一跌便了衆軍皆歡欵應之視之則捷保隊卞吏朋禄
也這朋禄先祖為中典功甘中間陰尽寒微邑人替頂為
另其火短小清秀如儒生既隸本隊以誌字得保為卞吏

居京常為人做狀詞為刁唆之黠至是首唱其議衆咸推為謀主請朋禄自先拏鼓以率三軍朋禄亦毅然肯之因相與歃血為誓但不預定日期只咱朋禄打得鼓時便各到來作事密謀已定有羅山安全人裴弼直乂安各士時他以員外郎逸任居國舅棪磌公門下即以謀言於棪郡之子焟頴伯使之入覲以觀動靜焟頴伯亦規寸功而已自為之媒引謂諸軍曰這事所關甚大須憑國舅啟知聖母取旨而行萬一瞱郡誅破猶得容舍扒言明白行之也亦可諸軍元不須吉但國舅既有人在會却之恐露且咱得有理乃因焟頴見棪磌諸軍未至焟頴先以其事言於其父其父為人庸常聞得此大事驚惧謂曰彼卒徒粗鹵寘死為之尔何得干預王子迓為王某人為之我亦不失前國旧今又求功絲成也富貴不加多萬一敗露無塗所矣其子曰他等約人富貴已滿豈不肯使児等及時做功名児輩已約他来議已成事在必蒇尔必萬全拒之枉錯了一好扒會絲大拒也亦不得有頒諸軍肯来棪郡不得已出見謂曰諸軍

有心為国小戚敢有何心但当就家妊副無番阮兼家教
這員八禀聖母這員戚知令吏出入黃宮無人与訪小戚
自当附語啟聞諸軍乃至阮兼家阮兼又素怯聞諸軍語
惶恐力辞諸軍曰這事已禀知國旧如此如此乃迫阮兼
就楼郡家諉密語入啟聖母心所不原来辰長立少聖母心所不
喜得此謀正中其意但未脱婦人氣味恐這事或敗露禍
及國旧欲陰誘暉郡使季子摂位免其生変流思七輔之
甘惟浣龍分為師傅又是阮兼父翁其心可信且老儒多
智亦可共謀乃令阮兼一面報諸軍遅来数日一面謀浣
郡公浣郡曰諸軍為此慈趣許多事聖母膏斬實社禝之
福老甘智不越此但請以徽吉諭暉龍老夫当從中賛成
阮兼復令聖母乃使人告暉龍公曰今新王拒慈国内危与
将軍倘念社禝為重且当從権許季子摂政以安人心待
新王長成再退居営第終守臣節将軍宜以此意禀白宣
妃仍許季子事宣妃為養母而以将軍為保阿幸為幹旋
暉龍答曰小甘屢遣拜聖母廟下聖母念及社禝至計小

臣敢不惟命但此[redacted]先王奉意臣受先王托孤丁寧懇
囑今梓宮在殯驟政其命臣心所不安嘗置為綴圖且先
王無別子惟新王与季子耳如新王不克負荷季子宜當
次及至此以正統相承豈不甚美何須急為些[illegible]常之事
夫危者久自安亏者久自信願聖母且放悵使者出未踰
闕暉翬日此事雖打死我也不咱使者復命聖母知暉翬
意不可夺復告阮燾阮燾恐事泄及禍再謀於浣翬浣翬
曰今事勢如此且咱三軍所為會有衆知兵眷阮堅東山
萬福人他本社兵以事告他歹惟喜事又善為文即自撰
三軍扶正統檄文陰粘於通衢由是京中喧譁其事發露
朋禄等以為勢不得住次以翌日奉事不復啟知聖母時
壬寅九月十四日也是日暉翬知禍將發肆言於朝曰不
日有變臣且死但臣死亦須有三五人命相隨衆官曰豈
有此事暉翬即乃自出一啟称糠滯啟言棪翬潜言不軌曰
諸長官且究治之會日暮暉翬家人或勸暉翬潜遁召外
兵捕奸或勸暉翬翌引養士入宿中自衛暉翬曰從來習俗

多好浮言未必真有其事縱有之徐当容出終不能逃倘
急変不治吾受先王遺命死生以之何事惝惶是久暉韜
凤府中只帯仆隨如常畧無談備明日遇七七斉旬礼畢
百官方退朝朋禄鳴府堂鼓三通九黙衆官相顧駭愕暉
韜使人閉閤門縛朋禄斬之朋禄既就縛垂忠謂暉郡曰
彼為此謀定非一人若遽斬朋以為然於是朋禄免死却説諸軍
鋼究查以絶乱萌暉郡従所聞得鼓譟人人踊躍各持兵爭入府時閤門閉諸軍在
外不得入噪譟動天地暉韜哗株郡告之曰旧戚掌兵番
使三軍如是不法旧不能禁即啟王上斬了旧頭株郡惶
恐唯刁而出暉郡自作啟云臣受先王付托保輔主上今
三軍為変震夐宮闕臣請受王命提兵誅之克則王之灵
也如其不克臣請以死見先王於地下啟成授出納進呈
仍請王室剪討賊室剪出暉韜跪受即傳駕御衆出戦株
郡立於閤門左竇隔墻諭諸軍曰軍有礼法今捽宮在殯
不可喧騰有欲言者帰作一啟某当為之提達諸軍厉声

曰旧亦与暉郡反耶旧不即開門諸軍繞墻而入旧為並
粉矣珠勰恐惧啟門諸軍連有而入暉勰挺劒上衆出府
堂中庭揮諸軍曰尔三軍各帰其所無得喧闐我斬取尔
頭諸軍素憑暉暉郡見衆頭凜然皆坐而咱舍不敢出殺亦
無他敢先犯有領坐者皆起暉郡曰起者斬於是復坐半
立者轉逼衆頭坐者復起暉郡直拘衆頭向而矚之諸軍
避衆牙旋衆而趨取府堂甍瓦乱抛之衆巻鼻而吼不敢
矚暉勰拔弓射之弦絶引鏡納磾火滅諸軍持長鉤下
衆取而斬之衆却諸軍環衆脚暉勰以短矟放下刺之傷
数人諸軍至者益密又有一團軍従宣武門入按衆後衆
立不能動乃拘下暉郡乱敲而殺之割其腰取其肝胆而
食之拽死棄宣武門外暉郡親弟送一首号聞変赴府行
至掖天寺門諸軍喝止以衙衢碑石碎其頭投死于水軍
湖暉勰兄弟既死三軍歓殺如雷共扶世子升府堂戴於
肩上諸軍環立歓呼請御座蓋高使天下咸覩竜顔以孚
喜悦時倉卒無有揃几推取制禄餘盡為座几八人負於

肩上時〻夲手捧盤陽加於額上手倦下於肩〻倦復升
於頭升〻降〻勢如跳球形似捧伎塑一田高出衆又一
田撫掌歡呼坊庸街市閭閻敗賣之徒莫不爭入肩玉府
庭如市珠磴公以豹尾旗揺於庭中鳴金收軍一鼓餘乃
設御榻於外府堂百官翊玉即位拜賀既畢始出皇上勅
舍与聖母諭三軍徽旨粘於閣門皆臨時草創称為成命
是日変作邵氏惶恐脫衣服匿於後宮小主家臣皆逃走
惟揆磴拖玉退居別室從旦至昏無食小玉吼〻而泣揆
磴歌曰無潯高轂使衆軍聞之他来打死小主惧乃止至
宿毋聖使求邵氏与玉始得之給賜衣食小玉惧不能食
病愈劇新王賜求能医治者与百金封侯奠卒無應者次
日新王令衆從泗川侯為小王作請遜為玉弟乃付下廷
議降封為恭國公尋卒却説諸軍既殺暉磴兄弟餘憤未
浅扶玉畢跪於玉前請破暉磴玉傳言許之三軍歓呼曰

官揚会為揚傳諸軍史去破之頒餘暉龍家宅斤尾無遺
乃乘勢肆行凡文武諸臣有屬邵氏与暉龍門党及庶子
年蒭蓉案諸員与侍近昔平日刻苦諸軍素所疾視者一
時連破并覓其人殺之京師連日騷動昔下禁戒不止貪
官糾察畿内蓉会就會破虜擇取市人斬之以示警是後
破家稍息而覓殺不已暉龍有手下阮整真福東海人其
父以商賣致富家貲鉅萬嘗居嬖公門下阮整為人牛面
秀傑智孌過人少時從事牟業涉獵書史十六歲領鄉薦
乃隨其父居嬖公門長於國語詩文常慕嘉公勲業撰嘉
公賦天下傳誦性又豪俊交遊滿天下坐上賓客常效十
人吟詩飲酒隨興酬荅家畜歌児舞女十餘人自撰歌詞
播之管弦日夜調歌為樂為長安第一種風流又善詼諧
套語居嬖公十餘年始當為管善小隊或曰何小也應曰
勿以善小而不為本坐皆笑其戲謔頗此平南之役以筆
硯從軍暉龍以其有才最愛之嬖公卒後有告整偷官貨
金銀以百萬計辞連暉龍下獄拷打抵罪不招旋得無事

膊郡益加愛重膊鼈居安又鎮以為右衆軍嘗使調水軍
鑿海面水戰無敵海外呼為水鵞鳥膊郡政山南鎮易嘗
前中隊巡海既而政寧奇隸乂安鎮整祖墳在顕朋山地
記云萬竜追千萬虎称霜称王無不如志整因自号鵬嶺
侯整有邑人阮日進中所挙并生其人膂力過人左有膳
畧整為提挙於膊鼈得嘗後竪水隊屬山南鎮至是鬪京
中有変進超海而歸自二十六日開帆至二十八日抵東
海以其事語整々倉惶錯愕不知所為正是

氷山見日还難倚　平地生波寔不驚

未知理料如何且咱下回分解

第三回

楊元勇議斬驕兵
阮國師謀清內難

且說阮整聞得日遶所言一半嗤驚既而矯情鎮定秘其事不露但密告其妻云云而身自起捄營鎮所告瑤忠侯与之謀議這瑤忠侯係是睟磊妹夫為人安鎮守聞整言大驚問整計將安出整曰本鎮与順化接界富春副將倖磊公峒海屯守畔壽侯皆在我先公門廡今与我有同舟之勢密書告倖磊令以計殺大將而據其城畔壽必以洞海應台公據本鎮相為唇齒收用廣目調習土兵塞黃梅之路宿重兵於瓊留為固守計至於海面防守某自當之本鎮地面足憑人心可恃前年超郡得罪於裕祖亦據此拒命詰免於雖況今事又易於超磊時公能為此是天下之半朝廷不能制且保境安民徐覓天下之變非特目前免禍將來必有奇功瑤忠徐思曰君計誠善但某自料才力不能為此請更思其次整曰除此惟有去國耳瑤忠曰去

將安之駐曰天下當國何患無地可投乃容忍雅心如此
如此雅心將自咱之而勉強末次謂堅曰這亦大段事容
甚再思之堅曰今事既在斯須待公思得再時汝念已至
矣公幸留思之咱甚自便乃辭峰間甚事已結束了散言
鎮官吏為治海尽勒令開船即令隨從人役回京次渊
設堅既登船其召所領亭兵三百餘人立於河岸咱其
故留許多人錢一瀛而与之別語事然知其事堅些欲大施
三教開船中流張帆出海而去都說三事既扶得來甚扶

功騎弄曰之聚會俊設朝廷大政每條上事事皆因其事
当革往之無理之事要朝廷以定行文帝求四海無有厭
足朝廷更有村謀可名者以破家擾救求之百司勘詰或認
原伴是朝或認被伴是故迫令支發乱由百其所談民有冶
又自拘催論前不咱官司百官官司原案不敢闕犯官
中一条一勘鞫窺何指設曰此事何得如此此事何得如
彼王甚大妃有拘扶不堪定設以為論功行封以示酬答
使滿願然後以王法裁之王以為然乃令論功以明祿

為推忠翊運功臣出身侯奚嘗倚侯兵梌郡流郡與阮燕嘉
壽參武等皆為宣力功臣陞戢出身有差又録起會三十
人為忠義跡別加增奚賞其餘中外步水諸軍各陞戢一
次并放銀錢有差又給空頭勅各一道許讓与他人取錢
以軍實惠諸軍受賞既畢王諭令各循紀律以共樂太平
是後諸軍轉相戒曰吾既扶立阿公為王嘗勿甚苦擾使
知為王之樂眷將来漸之順境居虜如何若復紛肆太甚
到那時隨事制之我原不失推為另由是少戢王稍得安
閒引用親前八居要地以左司諫阮侃為僉從元旧匡壽
侯楊宦為權府事阮侃宜春儒佃人生為風流公子少年
領第事聖祖潛邸最被眷注及聖祖即位益加寵用出入
宮中與監班同用侃素性豪華甲第歌鍾彈琴揮麈為風
流大臣所居金歐亭山水竹石極有趣致王嘗親幸其第
賞賜不貲歷官左侍郎陪從与其父春龍君同在政府貴
寵於文臣無二既而改授武戢為山西與化兼鎮守庚子
察校罪當死王特為減等囚于珠龍之家暉龍與郡民再

欲中傷之期致之死倔為國音叙情曲歷述往程毫遇暗
達于王王憐之乃得不死及新王立復戚田班陞吏部尚
書繕郤公時乂之兵追惡平南日倔為乂安參領兼理粮
餉紿家人擾害本虜相与喧譁言曰阿老為人奢侈前年
肆毒我卅我訟不休理今又為國師若留之使再八相民
何以堪吾等當每人一掌以了之其中有解之者復得無
事楊氏太妃同母弟為人庸猥無能庚子密案王家世皆
得禍匡獨以愚猶福王初立驟得出身管中威奇与太妃居

中用事諸軍謗曰阿旧有何才幹只藉裙人之薦得至于
此今纔離困窮驟欲富貴譬之積餓之人遇飯驟食終見
腸胃潰裂而後已至是二人同入政府人皆不服然軍情
多狡彼惡而此恩背毀而面譽莫知端倪其權要之家聞
太平語不聞苞語是以凡事勇往向前無復却慮只要悉
做太平深謀密議惟以抑驕兵為第一着適有四人訴称
全隊抑借東河居商錢為其隊長所蔽奉並斬之衆皆怒
其過刑而業已蔽奉遂帖二人喜以為威權既立曰國自

有法吾弟扤法如是者效次絲求也騎不驕有東城前知縣
枚允奎羅山安全人為人安巨刁諸軍騎弄肆行多是他
所捉使他將要功於朝廷密告繽郡公曰朝廷以為驕兵
可戢不知其禍將不可言者仆聞他言皇嗣孫是他迎回
今皇上年高皇嗣孫年德衰成他將共會奏語皇上行禪
讓事使帝王之位智定於軍士以益重其功其中又挾功
覬望者又欲謀尊扶皇家一統天下以夺王家之權此計
得行仆恐諸公置身無地矣繽郡言於王王使允奎從中
蔟摘允奎乃誣告泗川侯之甥句薯超壽伯預謀事付下
查究無狀朝廷猶直告者而囚超壽於本貫允奎以蔟奉
得封奎巔伯王許出身嘗內殿侍候兵為皇嗣孫謂官使
居內殿以伺察之且說皇嗣孫乃故太子黎維儒之子初
謂維謙
太子手資秀褰笑膚風成嘗憤皇家失權聚然有收攬權
綱之志博覽經史愛好儒生天下豪傑莫不想望聖祖為
世子時素以頑頡相忌時毅祖正妃無子生得一女僖容
公主年纔十歲王最所鍾愛正妃請嫁於皇太子使他日

為皇后玉許之一日太子與世子同入侍玉賜之膳令子
壻同盥正妃曰玉豈得與帝食乎命別之世子變色切
齒而不敢言既出謂太子曰吾二人會須一生一死此帝
亦不堂与此王並立及嗣位將與家甘密者韶郡公阮金鍼
謀誣太子燕於毅祖宮人以罪狀白皇上收捕系獄先是
殿中三山井中忽有穀如雷太子以術效知必及雖言於
皇上皇上每為祈禱至建捕之日太子知其日及雖入皇
上寢殿韶郡引兵先入東宮將捕猶而後奏聞遍覓不見
乃直入殿中罪狀太子且曰吾聞太子匿陛下寢殿請收
捕送甘皇上抱太子久之不忍訣韶郡長跪於庭太子自
知其不免拜皇上御前自出就縛送至府中廢為庶人因
之更以皇第四子黎維謹為皇太子韶再使人誣告册輸
讀至此令人拍案一呼
中式武伯徵不堪楚只得首伏太子坐殺死行刑之日
可為世道一惜
日中天色黑暗刻餘乃止天下士女莫不墜淚以為古今
大通極慘之事時景興辛卯十二月二十日也玉既殺太
子頗有一統天下之志一日齊戒御西湖欲祈神夢正行

間望見輿轎在前行吾問諸軍皆曰不見王大驚即舍还
宮夜卧帳中忽見有一人頭著紅巾身披赤服伏一板棹
披帳張目視王王急問是誰答曰維某王大驚始知太子
之灵也却說太子被收之日宮人阮氏抱皇孫三人西奔
投宿於驛望之民家其人夜夢見一人報云尔家預洒掃
門庭天子及太后乘輿且至矣覺来以為民家豈得有至
尊臨幸是日拱立門外無一人至者向晚見婦人抱三子
望門投宿乃迎之入家置之上坐謂曰仆夜夢如此嫗与
諸皃毋乃大貴耶非是王室宗親必是皇家支派阮氏曰
愛寐之間何足憑據無妄言語這殺人事非戲翌日乃辞
去既而被人踪跡追猜安置于山西鎮後復送歸于京師
拘于廵領獄及諸軍扶王時皇孫年十七歲諸軍乘快具
輿轎迎于盩前送歸殿上皇孫降準鳳眼骰如洪鍾諸軍
見之咸称真天子也王聖母素厚太子見皇孫歸恐太子
失位使陽召皇孫入侍讌宮陰送頴河流之以輔床逼皇
孫行過蓮湖皇孫号泣輔中為更兵禁住輔夫及隨人四

散皇孫得免於是三軍喧騰要究出謀害皇孫者殺之予
太子預聞適太子入侍王府乘鹵簿置府門外諸軍怒曰
天子豈倖求得耶毋留此教他得便犇走為不等事乃拳
碎之太子恐惧微服潜圓王知這事釁由慈宮乃諭三軍
令勿喧鬧即命朝廿護立皇孫正位東宮以安三軍之情
逼令太子讓位降封為崇讓公皇孫既立為皇嗣孫上命
置讀官學養之功日將月就由是眞聖仁孝聞於天下諸
軍聞有尊扶受讓之謀至是允奎詭其事雖究出無狀而
王終心与之一日諸軍相會以迎回皇孫之功奏白皇上
希求恩賜皇上許八拜於萬壽庭宣旨慰勞命左掌使工
魚潢蓮湖以青魚膾宴諸軍而徐諉賞格諸軍聚宴殿上
有人馳告于王王召國師國旧謂曰騎兵尊扶之謀撲不
可滅今彼輩方嘗聚於殿上為之柰何國師請遣兵捕而
誅之乃命仍一首号露武侯將風雲兵來捕這露武安朗
富尊人奉造士狀貌雄偉胆敢有力即啣命提劒出府門
按劒以手摩其刃曰利哉劒好斬驕兵須臾乃引兵就殿

上聚宴虜酋之諸軍闖有兵來拿四下逃竄拎得七人送
歸王府王命立召百官虜議百官眷習將七人問抉其以
實対並無別謀衆議多酋護者揚元旧獨毅然曰不須問
某狀只是憒會不悛定当斬更有何議論彼特衆而驕不
可一時尽殺但犯者不容辭言如一握着力衆勁不可折特
抜其一二而折之又之即尽前斬四人还死了四人曾不
見誰人索償也國師曰國旧之言深為有理諸官茅按律
行之乃按偷入皇城之律並拷虜梟條上王命虜次於是
中外傳称以為快奉時景無甲辰二月十五日也七人踈
死諸軍各恨憤惡相聚謀曰今日有此朝廷使其君臣得
安享富貴皆我等之力不用以為德反以為仇動輒裁抑
我若姑息忍耐使彼折箸之計成吾等無噍類矣有曰吾
等不會折惟會打耳快着每人一掌送他等從尊魄去者
他还折得誰乃約退朝奉事有人以其謀密告諸員諸員
且与且信次日早國旧与露武並潜入府中國師閉門居
第不敢造朝諸軍退衆軍分兵圍其營捕之入國旧與露武

家不見立破其家傾刻皆為平地國師有手下北客人素善術他聞變提劒出門捍之諸軍見客人樣子有許多客不敢入又之見出二八二只這一人遂迫營門客挺劒開之傷效人衆軍育八斫為肉泥遂入其營營國師已改服從間路走射塲去了諸軍即破其營王聞國師有人捍禦以為有備可保無古爺遣一号官兵直來八解至則國師已逃其營破蕩將尽諸軍歸告王曰國師提兵出外作乱請追殄之王使僉知崔湍忠候將兵追之衆令慢行湍追至紙橋門外不及而還諸軍想湍追不力又破湍家湍亦逃去諸軍不見這三員意甚憤二知國旧典露武匿王府中乃分人遮截府門而相率八府堂要王悉出這二人王詐曰不見衆軍曰他逃八府已有人見知現記時刻而王猶抵賴耶古來豈有停止王者王太妃泣諭諸軍曰未亡人幸賴三軍扶立王上得至于此今只有一弟願諸軍饒其性爺以全骨肉之恩衆厲敲曰饒阿旧性爺這七人死誰饒若固匿之立見宮殿為灰這迚不和太妃坐於地下合

手胡拜諸軍曰不說与婦人只問王耳王曰如此相廻寧
勿立為王諸軍以為欲王故立之不欲誰強一人從而言
曰饒舌如是下且座陛別狀瑞郡來則了事耳王惶恐不
敢發出會日暮諸軍各散曰捕他警如捕魚水深則魚藏
來日次令涸看他能矜上天耶是夜諸軍分宇諸廂門甚
密王与太妃謀曰他如此勢頭不可以空言譎辭須以厚
弊賂他庶幾可清不然更設計策太妃曰善時有仍一隊
卞吏要寄為人狡猾諸軍有所謀多取決於他旦日王使
人諭他以貨賂意令他主其事許銀一萬兩錢三萬貫糸
他所為不問出入且曰事清之後更有重賞他心已許可
猶作難色曰他萬人萬口誰与言語動出貨賂便生嫌疑
散腰还容得衆掌使者固要之要曰既如此容旨擇其老
謌者效十人与之輸情今与旨唱和或這效十人別有所
請為私許旨請自勾當至若公共銀錢待那時衆軍肴集
王自言之旨与效十人從旁唱和則事可成使者言於王
王許之私送他銀一千兩使之分蔌晡時諸軍復相會八

迫府中王與太妃再出慰諭諸軍曰何事騰口寧直府人
禁中遍索諸堂閣把髮拽裘來問他握中箸存能折得樂
箇王曰諸軍何快於是徒污手耳寡人有不腆微物若干
具迺為犒賞幸諸軍回心饒兩箇微命諸軍曰王猶惜二
人行省府庭皆不可保臣等何有此數銀錢正喧騰間奠
壽出次言曰堂ㇾ王者既如此卑蛋諸軍亦不可尽辞奠
語畢這数十人各ㇾ附和畢竟卒徒寡不貪利遂皆降心
言於王曰既如此太妃親弟姑且饒之露武中天人甘請
每人一斤肉為酒殽便即散去王曰故須全殺何分彼此
諸軍曰王若遲回曲蔽露武甘拳血八心連國旧也不免
這露武自前八府匿藤閣上以雙劒自衛自料諸軍若不
咱調停直八挺他他便要於梯上斫其頭不肯獨死至是
事迫王使人諭曰今社稷危如一髮王不復能相隠将軍
且為王勿惜一死使王室奠安萬世之功也露不得已下
梯見王曰死便死甘請雙手雙劒与他大開一場快殺效
百人為臣同死以少泄王怒王曰如此徒驚動太妃寡人

亦不自保露武投劒於地曰如此沒事甘枉死矣王泣而之別約露死後給田千頃為世業褒封福神以十邑為祀事民露曰甘為主死何敢希求爵祿惟王奮蔑乾綱扑乱為治甘死骨不朽耳王乃手書忠義壯烈大王六字付露露跪受完其紙而吞之拜謝而出過小掌庖諸軍搜之曰尔剁劒畢竟如何露曰我不能以此劒斫尔頭还有他人來斫尔諸軍將摳之露曰此禁地不可容我出府門外穩坐任尔為之露徐步至石橋边坐定衆以磚石爭其頭血流被面露坐不為動以袖拭面笑曰吾不復應娉拳猶試肝胆惟或惟或一人從後以長鎗斫之遂死露武既死諸軍怒猶未已迫王追理前案王不得已付下廷議國師國舅皆落戚為民坐斬七人皆償其命自是諸軍益甚驕蹇街衢中攔手而行王侯車皆避之却說國師初復戚為山西鎮守既入相使其弟珣奇武阮調代領之至是倉卒出城以獨楨輔床著兩人擡去望山西路走至鎮營其弟出迎問故國師曰謗言軍不治果然矣且說来應其弟曰今

事既如此兄將奈何國師為人疎曠無心机笑答曰除有鬼神之術每見他私會即来為祟使他腹痛腸裂如大壁之與黃胥沒處捉摸庶有所恐若人力則無奈矣其弟素多机智謂國師曰弟有一術可令他尽死國師曰何計曰今四鎮之民惡他入骨倘以誅驕兵為名一呼莫不響應本鎮地處上游其民淳厚易使兄前兼鎮興化土商皆其昔屬宣光藩目演郡公富強甲天下前年註誤兄曾庇護之素得其心以紙書招之必為之用山南鎮碩郡公百戰之將素号無敵京北鎮良忠侯海陽鎮泰亭侯亦皆智將以王命齎傳令潛養美士處守鎮營仍咱兄調度兄以宰臣師傅之分一言出口諸鎮莫敢不從京北降將秀脾該田皆為頡賊今見在厓忠侯處亦處絀之使驅駕諒江北河可為一臂之助太原老賊該加曾及兄門下客今招集山蛮土儂據在江鎮营以為特角之勢約今同日舉事使兄清火儌兵見在外鎮者悉鐵之其有逃竄許所在民見者即殺四方八面鼓噪入城驕兵無走路矣此不世之奇功國

初一日菊道一參教兵市累宜已畢至日頴都依令而來京
中沸騰言山南官庇兵過枋尺詠驕兵過枋潰逃單留軍翁在京有八府中請忍征之
然來出城設守方逃遞單留軍翁在京有八府中請忍征之
王不待已出御擇閤勞事中有知其款者曰王休謂君
孥無知從以口頴賁弄此去也官庇從府庫金銀事定使親信侍
歩已有頴都命迫候在此告前劇後役豹歟待無人時速就
有電者陵以仍取府庫金銀事定使親信侍於市出四
鎮令分付約山南鎮守官以某月二十八日客來迫惑
監于王第七婦之夫胥上聞鄔文甲討以王子及詢告腐
客為家旨儀令見約如此乃請大妃政某出外城推
我不及此絲事不成亦一快也乃為家教以告于王大
玫下山南告庇歸然後鎮令有裝使無所防国師曰非公
言處河陰取梯浸小舟等候于迫龍津王徼服登舟順流
嬪潜出城外聞使安顔泰報頴都公以舟師赴冷池津教
使人啟王家取府庫金銀貸室分付各鎮大妃處王子曰
飾曰甚者他王在他掌痤收思無心景告平曰此甚心勿事先

此覓去路耳王默然色變而入由是諸軍日夜更守王府
其忽衆出入譏察稍異有報知之王果不行頓部後歸本鎮
王使人報諸鎮未及達越次日諸鎮依前約一有舉兵天
下震動訶在寔磔並起爭言撲滅鬻兵凡清人傾兵謀殺
鎮有咨送去村已不敢出教有露出清人立旨衆聞郎教
往之詐為口痘指引与於逢港泊歸（京師）旨四方兵不日集城下乃
令諸將各分道而行一道出宝有馮北道出宝詠林皆為
地分土寔訴敗事卒帯資而歸於是京中大震物庸街市
皆搆扶提挈出城而走諸軍且惧且憤呼王為賊王因知
当入府中不敢兵皆分各皆等船隊值河字之玉皆無寸
鐵自衛宋日扶待宝兵四人入城諸軍衆將就倉訴問状
其人支招本夜外兵捲簡本諸軍大驚為拒忽成簇鏡救火煤
刀刺出直宜夜修葺中統清日二日将四人斬之探云王
府責以王性学糊扶王始得立今又以為仇清大兵二百
年為心腹以方今王起四鎮兵将如宝二虜信反屢而与
心腹引刀鏡以前以牙為王主謀此謀有皆王為劳也王皆

不急諭諸鎮罷兵幸勿責其無礼王堅言不知且容告諸
鎮令止其事諸軍不知王有陰止之命疑王不已相為聚
議為大通事約以夜三鼓發寶竜鏡為号斉入王府作事
取府中貨宝財物分之仍以王乘輿齒薄軍民簿籍送至
殿内迎皇上居清華再圖後舉正是
木幹盡生條尚茂 車蕭水遠火將然
一作魚服漏言還不果 狐心堅執故相猜
未知這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後師讐阮有整援郊兵
死國難李陳瓚徇故主

且說諸軍容謀既定相與質於陳院堡、慣為諸軍做閒文
書乃為立定約條分付某人某事、說即以其謀入告于
王王大喜曰吾昨日坐中和宮有鳥鵲翔下庭前躍睨我
再三如欲搏拳之意吾合以戈揮之乃翔去知其必有下
人謀我者今果然尔其為我調辭俾脅我揮戈之兆乃許

以銀錢使堡容破其謀堡為人淺露得玉恩意旋即誘人
諸軍知其謀為堡所洩遂捕堡逃入清葦玉以堡多心
喜事因其去命為順化記籌堡去後會諸鎮罢兵諸軍之
謀亦沮却說阮有整於壬寅年十一月開帆出海奔入西
山這西山屬廣南地界北夾隘雲南夾同禁西夾哀牢東
夾海提封千里阮朝置為西山鎮西主姓阮各文岳陽德
間阮主侵乂安擄有南河七醜俘其民南歸處于西山岳
家資富厚以虎蒲員睹轉貧為雲屯廻亡吏人哗為亡斎
既而又員官錢遂逃入山為群盜有手下百餘人寇掠州
邑鎮將不能制一日西山王自坐盤中使其手下輪报沿
途日西山王已拎驛這鎮營解納鎮將大喜開門受之西
山王縻鎮城中宣破盤而出奪獄吏卒兵先殺獄吏焚其
營遂殺鎮將而擄其城時阮主淳年少國傳張達為政国
内乖離西山叛奔借襄廷侯為援以拒阮師阮累征不克
勢寢強大景與甲午聖祖乘釁命大司徒為平南上將提
兵按羅河檄言入援阮主納之遂逐阮主取順化之地西

王畏朝廷被服為漢人貢名馬宣欲求内附時順化初定將
士怦勞欲貢西山為後圖故請因而撫之宣祖遂封西山
王為廣南鎮守宮尉大使茶郡公旬日之間備戰脩貢怦嘗使
阮蕊使西山聚兵以守辨為西山王所愛重其後西山王有
英宣之孫為宣嗣位遣校即位旬称天王改元泰德朝廷知
之亦嘗且而不問西山王嘗有併吞順化之志而無其計事
至是得蕊来奔王大喜但其心不信蕊且說頭末且請以
妻妾為質求依其國王許之王妻愛蕊才寔見信用蕊亦
尽心所事為王畫計取占城進羅斛宣諭國身旬就兵前
驅衛昌关石諭國取交阯乎於是情分日深蕊在西山日
思反國朝廷失一蕊亦深以為慮嘗暴有時招蕊宣嘗貢
之蕊妹夫請行朝廷給劵旨遣之其人入見蕊未及出言
蕊曰尔勞苦跋涉来此何幹毋乃為鄭主作說客耶尔當
我面生来何曾咱吹噓而尔斗膽若是尔何妹夫只得依頭
默然而已蕊曰雖然尔從外族来必知外族事情端的且
為我說前頭宜被誰後公主進公子落在何處曰公主即

時被太妃拘於後宮兩公子聞變倉卒出奔歸于安勇舉兵復讐京北震動鄭王使京北鎮滿忠侯將兵拳之陣於三層山公子使守令為前部逆鋒出戰前陣敗兩公子並為所擒拽送京師鑒嘆曰少年客氣無恠敗事雖然亦姜舉也又問送歸京師畢竟如何曰延諉當死鄭王以姑舅之親特許減等但太妃聲言寨使人以鴆殺之有人告王王使中使止之至則長公子已飲過了第二公子幸得免死今見監在兗門獄鑒慽然曰哀哉覆巢毀郊人也何

辜又問公主拘於宮後趣居如何曰王以脆姑之親情不忍但太妃挾以前怨多方苦悶公主憂憤成疾而卒鑒太息久之曰公主死為得所亦何以生為又問鄭宣妃如何曰小王之廢後宮太妃令人拿宣妃拜謝宣妃不肯拜兩侍女夾持拽髮叩頭於地宣妃堅不肯拜亦不出一言太妃怒啓之毆其頭目出於後苑之讀僧堂被極辛苦宣妃一日蒙衣蔽面潛出宣武門逃去至庸客疫追及之拘盥益寨次午盛福陵山寢廟翅豆金木器無故應手攔碎

如泥寢郎告變太妃問女巫巫曰主上遘先王意不孝有二主上初立与鄧妃為隙符呪靡拌宮内蒙拌宮更其衣衿帶劒使玉骸不寧一也鄧氏先王所愛而窘辱之使亡灵不安二也不早悔謝其變未止太妃恐告于王王乃命官謝祭仍復宣妃為侍内宮嬪奉寢廟宣妃得奉寢園日夜号哭請絢至先王大祥日飲藥而殂王舍清華鎮官以宮人礼攆望陵一里地葬之鑒曰得其死矣吾以為宣妃只有亡顏色不知芳節乃若是第不知妃位緣何更復為宮嬪曰王立遘年出顧舍書有聖母御批下朱字云非先王竜業不足為據付下廷議漆簜范阮攸希旨為國是論言奠都王之立與宣妃之命及顧舍書皆先王乱舍背常通理非所以為是聖母以母改子深得事理之正宜追按附和之罪明正典刑於是宣妃廢為庶人泗川侯拭篤顧舍鄉郡公坐拭代竜業漆簜汝公瑱坐拭草宣妃冊舍出納亟忠侯拭編傳冊書並罣戝还項鄧妃復緣此故也又問此外更有追理別恩惡否曰王立之明日下令並在舍容

諸庶子年裴寄按者不在敝例諸人父第伏鎖惟吳時任
逃去不知所之其坐寄按死者遵生侯溪忠侯共第六姨
夫皆崇以王爵談超度脊垓以洗其寃璽曰誅父舍於朝
鄣父通於國此大不孝之事又問參陪是某人員曰王初
立泗川侯罢以陪從裴糧璽代之封緒烈侯獨行參從張
登捺及糧注阮公燥輩更迭為陪從此皆當今柄用的面
目也又問自此及今有災祥如何曰無祥但於壬寅年十
一月十五日忽於空中大響一聲長刻餘震動天地不知
何聲璽曰此乃天鼓聲也又言癸卯年二月雄王山隕二
十餘丈六月天德江竭一日夜甲辰年十月初一日水湖
軍中有聲如雷湖中沸動旦日魚鼈盡死又於府中樹堂
上有群鴉以萬數盤旋日夜亂噪又府堂前閤門边城無
故隕約十餘丈此諸災人所共見其餘細小者不可尽述
也璽頷之效四遂問騎兵之狀其对頗末既畢璽召膳夫
具酒食醉飽之乃詰其來意对曰璿忠侯以仆與公有親
自啟于王敢旨令仆來說官人回朝不失富貴璽笑曰尔

愚誠不足責吾將惡使者尔敢欺侮我吾為尔結菓尔縱
有寃自歸冥府訟其所使者乃命手下推出斬之山西王
聞整斬其說客益深親信越丙午春末順化大將造郡公
使其屬投翊石隊陽領伯阮孚如八西山言迎事孚如其
平整由是夾攻國之計八告西山王陳順化機宜請執兵將直取
富春西山王從之命其弟上公節制水步諸軍增武文任為左
軍都督使整為右軍並咱上公号令以四月二十八日出師望
富春城進發都說順化自甲午年歸我疆土朝廷以富春為
極边重鎮之地留屯兵三千更戍三兵萬置大將副將各一員
督視副督視各一員自隘雲以內設屯籍其民以益兵額土其
田以益粮通貿易之貨幹山海之利以科舉收人才以各與收
人心控制管轄無不周備大將造郡公原來是豪綏的從以口
舌御民而臨衙制變非其所長先是督視阮令賓每言西山
可急取為造郡所抑令賓言於朝曰造郡以怯懦誤謀順化

必失矜造郡之手請斬造郡而拜副將席尭順化可保玉
以順化初定造郡和靜鎮重遂罢令賓督視更以別員代
之榜眼黎貴惇考得山西王起地涔記言於玉曰西山玉
有天子之地地到十二年其強莫禦順化大將恐非其敵
手請玉留意焉玉亦以為計不甚致意既而边境無事
南北各安順化為太平棄境丙午四月有北客商舶來客
長八謁造郡以術效言相公晚運福禄不可言惟小限逢
冲防有疾病之厄及今盛夏宜脩懺禱則吉造郡信之脩
大脊坛祈禱七日宿諸軍服役宿以繕日候聞賊步兵已
取隘雲守將權忠倀戰死諸水兵從海道出旦夕且至造
郡愴惶歸城不知所為諸軍力役罢勞聞賊信至皆破胆
褰裹造郡求北客已不知去向始覺是探子詭謀阮整在
西山忖造郡怯而多猜諭陴未必肯信乃為蟬書陽暗报
副將体郡公言体郡與整皆暉郡門爲能以城陴可保富
貴但致書者故為托誤達大將造郡虜造郡得書秘而不
宣密有迎陴之意無何敵兵大至大將與副將會議拒之

富春臨江江心水面仰視城脚高二丈餘舟師從下倒射
不及城〻中閉守堅壁畢衆拒戰敵步兵却八船追射之
沒一艘士氣稍振是夕潮水暴漲江水浮達城脚敵大放
舟師对城直射而縱步兵圍其門大將誤中奸謀心中望
拒戰一更餘箭矢俱尽副將使人入城請益大將坐敵樓
上使人拒之曰某奇某隊制禄口分之外已有箭碑民更
問誰人索辨耶副將大怒謂諸將曰造郡反矣容某斬關
而入先斬此老賊頭然後出戰顧其子曰尔第當前拒之
我少須且出乃鈎衆頭而入衆却陣撓賊兵趁来副將之
子二人揮馬出陣前揮刀殺数百人敵兵益至斫馬足馬
跼二人步戰猶殺数十人而創重力弱呼其父救之副將
意鈎衆回救時其二子已應刃死於陣前坚舍侯亦當陣
鬬死副將收兵欲結別陣回頭城上已樹白旗矣衆奴下
衆而逃賊追衆射之副將死衆鞍上大將開城門突襲出

迎上公糾兵入城大肆殺戮阮仲瑾死之鎮兵奔出城外
尽為士民所殺是役富春城效萬人會無子遺者富春既
拔上公乘勝分兵取洞海屯屯將渭泓侯叶鎮寧遂皆望
風而遁尽失順化之地時景興丙午十四日也上公取了
順化會諸將議脩理羅河首界而以露布奏捷于西山玉
整日明公受會取順化一時舉而定威振天下用兵之道一
日時二日勢三日机三者可乘往無不勝而取之所謂兼
弱攻昧取乱侮亡此机尚時不可失也上公曰北河大國
許多人才古語蜂蠆有毒豈可輕易整曰北河人才惟在
一人耳臣身已去便為空國公請勿与上公善以言語折
人答曰不与在人乃与在公耳整失色謝曰臣自舉其庸
愚甚言國之無才尔上公復慰解之且曰四百之国吾一
旦攘而取之人之称師也謂何整曰臣国有帝有王乃古
今極変之事鄭王各為扶黎其實脇制国人不悦從前美
雄每欲奉事未嘗不借各尊黎但鄭層未終故事不成今
徵之地記曰非王非霸權傾天下羊墻趣禍計自大王至

靖王已周二百年之曆明公誠能以滅郑扶黎為名天下
莫不嚮服此不世之功名也上公曰此甚好事但我受命
征順化非受命伐国矯之如何整曰春秋傳云矯小而功
大為有功何矯之有況公豈不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耶上公為人美膚果断得整言正中其意使整将逆鋒兵
越海八大安門先取渭潢粮場而已自引兵繼蔡約整到
渭潢先舉烽火為信布置已定整領命先出所過又安清
莘各分守兵效百人穀勢驅逐又安鎮守瑞忠侯清莘鎮
守垂忠侯留棄城而走六月初九日整至渭潢屯将望風
而逃公粮粟萬斛每為整所候整奉烽火為信上公見火
號即自引楼船千餘艘従海而出又安士民登山望海外
楼船旗幟熾嘆曰謗云負毒蛇咬其家彼誠有罪然贖世之
奇功也整在渭潢与上公會穀勢大振国内携貳者往往
先投整軍以國情輸敵而敵情虚實朝廷茫然無知先是
富春之潰辺報至京諫者多言順化非朝廷疆土先王靡
費中國而取之復労守戍究無所益今失之亦國家之一

偽与宋刘整同各同一道夷之罪而富春罹城之隋其禍又慘於襄陽矣

幸也只可講求久安留屯故事申定前疆界我以失順化
為幸彼必以侵我為戒當無別慮於是放心既而聞久安
潰敵兵且至始愴惶遣將以泰亭侯為統領將二十七奇
號拒敵于久安泰亭侯聞命十餘日整裝未畢兀及離城
半日西兵已至渭濱乃令泰亭將兵拒敵于山南加差璉
忠侯丁錫壤脊領水道將術左術右五侯五中等奇隊尚
泰亭水步並濮壤時將禦小冦于海至是小冦共南兵會
仍以壤田討南道壤邨江將種粟有名望朝廷專以水戰
責成于壤壤舟師次于録門共賊將特特東南風急賊從
下流使戰船五艘為前部送鋒張帆溯流而上大軍從後
徐〻繼之壤望見賊送鋒船來即將舟師横河作一字陣
命諸軍納宝鑌鏡向西船射了一發而船帆皆卷諸軍皆
喜以為敵有惧意乃令連射三發射沒一船而四船不為
動却到稍近見坐船者尽是木偶始知中計而藥砲已尽
賊大軍從後呼噪而來不可勝計俄見裝巨鏡一發如雷
砲彈岸上截古樹折為兩斷鎮守帳忠侯脊同阮輝平隻

敢言不味小此賊俱生若簡有次子七人皆有次一數若則舟敗
以徵老吾之下王無慮焉王乃出發粟五千鍾以給人事也取為
事需頃公乃出治兵一日召子下得千餘人
鋭王命特兵出城屯札頃公乃出師次于鳥秦湖時東南風
風盛催木道取為衝要衝舟師既敗取為特兵出城屯札頃公乃出師次于鳥秦湖時東南風
人人衛命師人見頃郤諸人心郤安頃郤諸人見王曰公集
此為之未何頃絕泣曰世受國家厚恩
惟頃絕老將可特即召自西山聞朝頃絕即平支男五百
令但當言大妃味六宮權且出城尔王欲之王自念哉世
原本多將安之老乘熟俱俱出城人心潰敗尔事不敬矣事
卽已當賜八治一戰而敗之命用兵之奇道且尔師天下
莊王乃召公集諸郤敗之言動公集曰賊勢事治八兵法
之法多乃路相山為有戰戰有商量之里既相人心完
就非常集公相無有又無一王敗之家心中歐之左右攻
訪安商家子歐陳貴財無一人敗以討賊自任者王以尔
身將奉尔子金洞亦自潰而失信報自言大武各

淳答宜上京請王使回待水號事聚論于梁簡口敵升至
開餘津令冉容先乘梁簡口水事方進舟狹岸陡敵于河
沿候見敵至不及登舟併船尺為敵所獲敵乃衝石公陣
石公事方合敵兵掩至第甲而先左右來夾擊之圍已
旗公單存于下十餘人共
其于八人環石公家脚下何家而襲六子鬪死于家前石
公使家奴驅家而下共其二子奪路而走僅以身免賊水
兵乘勝進至西電津王親御五電樓布陣分五軍左步
旗校西虎右步旗校西電前旗步校前樂城門後旗步校
旗校水軍湖岸仍騎二旗衛駕為中軍賊登津伏河沿八
王在校上放渭河陣法敵前步騎射前軍射了一齊賊兵
俯身避矢而入王前御戎服降校上家家紅旗三指三揮
鼓詣軍前趨詣軍咱鼓退旗竟不為動賊以火虎箭射詣
軍詣軍衆阻皆收矢集甲於河岸矢不顧身王見軍敗顧
前後左右已無一人在者賊不知是王忙手入衣不被溫
家王急脫戎服頂丁字巾混坐鼓後軍步軍急前家回消消

宣武門賊前兵效十人已八商門揭旗於門外玉又鉤衆
從明堂湖望安葬門而走上公既入城下令嚴戢諸軍不得
虜掠纔內上公居府安頓一二近臣共親軍知玉西出陸
續追隨至城外猶有衆九頭馬十餘匹兵千餘人過慈廣
村民望見兵色疑是賊兵扶携而走官軍遥見又疑是賊
棄甲而逃者太半至安朗驛有阮暖者東岸雲恬人阮賞
之子素為家甚要玉於路跪於道左啟云臣前受爺招兵
今已得五百人候于河之北岸伏乞御駕北渡權寧宿于
臣貫以圖後舉玉大喜命招舟子横渡舟子四下逃去覓
得箇小舟三葉每葉容得三四人玉急ㇾ登舟單有小黄
門五六人共阮暖隨行官軍衆馬在岸上不得渡望玉登
了彼岸便皆逃散玉既登彼岸全不見兵術問暖暖曰兵
術現在臣貫玉第微行前來不遠玉始悔為暖所誤且恐
此從向前更未知路間安否如何人無可信惟有進士為
足恃謂暖曰旁近村邑曾有進士某員名否暖曰無之惟
有涂釜知吏番李陳瓚前奉詔撫諭權駐于下雷社但未

知今現在否王曰尒第往問之如見這員當審告其故令
為我謀暖八見瓚具說顏末且曰甘前奉命招兵今現有
兵術等候在某縣界首長官且謀權借兵仗術王通縣界
便是穩當瓚有語下雷人巡縣名莊者素是刼渠前曾及
門瓚居下雷亦倚莊為術瓚語莊曰參從緜烈候避乱来
投煩尒為術送之通界莊曰諾瓚因引莊隨暖見王原来
瓚是政府小臣未嘗得見王面王亦未嘗知瓚尒見瓚来
顧謂侍臣曰向是誰人侍者曰是李陳瓚的王方謙讓未
知所言瓚亦倍常進見若不敢當者君臣之間皆不覺露
出本邑父之王與瓚語始及心事瓚指莊曰臣已有此人
是臣門下亦堪之顧謂莊曰好〻術長官通界莊曰諾瓚
乃辞王歸莊以五十人術王北行越陳瓚所居之別村止
於空舍而問之曰公是端南王否且直告臣不尒且有他
変幸勿見責王初猶瞞應曰君何妄忖耶我只是裴糧墜
的莊曰公休作欺人語昨聞君臣隠狀瞞過得誰自古興
廢常事業公也避亦難脱毋得自勞也乃引王回其家王

變色大怒曰主者命在天真亚大元帥端南王是我縱死於國人之手亦是天命任尔為之莊乃使人馳訴于賊凡
追隨千人並拘執之璥聞有變蒙來王所叩頭于地曰誤王至此皆之罪也王曰人各有心卿何預焉璥告莊曰王是天下
之共主而我則尔之師也君師大義何忍一至此耶莊曰長官
人不早告皆使皆誤見王王見逺於皆手南兵問皆罪長官
还能為之解辭耶畏師未若畏賊愛君不若愛身皆不為
長官所誤也乃逼璥峴嵩唱其下擁王出京璥前来拜王號
泣呼天曰嗟乎天乎皆孰主天知之乎王慰之曰卿之忠
誠孤已諒之無自惹也璥欲挽王少留王已為莊所迫而
去到逐中旅館少歇王得館小刀引以自刎莊急奪其刀
刀淺瘡小王以指串瘡處裂之又為莊所止有頃王覺心
下煩燥求清谷水莊許之王引水嘔下而殂莊送王至京賊
大喜暴王于宣武門外以示天下既又具斂襯一如王者以
小竜平頂輿送王出蔡國公陵塋之而封莊為壯義侯加山
西鎮守時丙午年六月二十七日也璥在下雷別王歸寓謂

居亭主人曰以臣誤君罪當死我縱不死無以自白此心於天地可爲某辦棺一具白布十尺咱某自行其志館人止公不得死二日而公憤怒益烈志不可奪乃如效供具公乃搖所居之後菟爲穴安棺穴中以白布裂頭巾一頂腰帶一段仍取衣冠南向再拜三迭去冠加頭巾束大帶穩卧棺内教館主蓋之蓋畢公在棺内曰尚欠一語須自言之館人又開棺公口誦一聯云三年之孝已完十分之忠未做曰煩君以此遺囑吾兒他日祭于祠以事我語訖

從容就義死得光明俊偉納仰瑜陴者豈不聞風而愧死乎

繕曰多謝主人吾從此別矣館人共僕從五六人拜別棺前畢蓋棺取土封之時六月二十九日蓋後王二日也公慈鳶雲耕人丙戌科進士爲人簡易朴實性至孝居父母喪三年廬墓口不茹葷自言曰吾今四十平生所履行惟此三年爲近於人道蓋自此無憾故形於臨死之言其自況又如此公卒後天下莫不痛公玉而美公推原始禍莫不惡鏊亦願知之後人有詩吊公云

青雲坦步富衢亨
聖旨君恩骨有銘
鳳翼附時多士會
龍鱗攀後一身榮
嚴凝皎節梅霜白
照曜冊心竹汗青
自古人生生有死
死於國事死猶生

整有所詰阮竜青池弘烈人也為人狡猾整員官貨時竜亦別故得罪共整同在圄圄竜善為國音共整相得及整自西山出竜尚為囚整至京使釋之以竜為上客每問以國家事言無不從至是整謂竜曰王不信我心輕自斷裝使王在我必以清閒之地處之不失名禄竜見整語意則厚於王聚然自有立鄭之想將因整有這意思從中開轉以投其機正是

毀卵逞残嗟毒手　存雛妄想笑癡心

未知這事如何且咱下回分解

第五回

扶正統上公覲關
締鄰婚公主出車

且說阮帝聞整言有厚於王的意思因謂整曰公心雖仁義而其迹則残賊也公今日有囘山倒海之勢誠得助於貴國而公出身之始興兵封侯疇非王家之恩公此舉以滅鄭爲名則甚矣倘以王家脇制皇家爲有過何不念二百年尊扶之功懷新而背前爲不義索過而掩功不仁不仁不義謂之残賊大丈夫立身而可以残賊自居耶整顏色如土徐答曰封殖者一身之私恩綱常者天下之大道吾為尊扶之舉所以扶植綱常自以爲至仁大義而君反以為残賊耶非吾見之差則君言之過也帝曰君本自尊何待公扶不過假此以做其攘奪也我國家如金甌無缺公無故引別人来戕其主帥賊其人民天下之人且以公爲豺狼獐猨残賊未爲甚惡也公倚外國如狐托虎威恐人心思鄭其事且変彼一旦舍公而去公以孑然之身負通天

之罪何以自容於天下整怒切齒猶改顏笑曰然則豺狼
梟獍之交為豺狼梟獍之謀如何竜曰此來不過為前鎮
官復驕兵之讐今驕兵已殲公忘已遂誠能速反其道善
調停貴國使之絕欲而歸歸还擇鄭家宗室之賢者別立為
王而公自為輔此不世之功也整曰善吾將思之君且歸
去別求有當言者善脩飭其辞待其有好之者以言顯身
可也竜出整曰竜可送水不可處陸以惑天下使人要截
門外縛送至珊河中流之却說西山上公自初至渭潢
便即脩奏本具述尊狀本意密進皇上外人亦頗有知者
衆以為敵情難測言未必信京中官軍吏士莫不爭先走
避其縻於公事尚鮮於別故未出城者至二十六日倉惶
而出帶囊負篋幾民截于道路以攘之宗室大姓尚大夫
車馬為民所另視赤身而走者不可勝計諸軍敗散走出
民間所至輒效其驕弄之罪多方困辱之無所自容有一
人裸身而出避過塢門有人指之曰那大腹不是仍轎兵
也拽来打死那人曰非也我是壽昌尉的扶携而歸飢寒

死於道路復以千效惟皇宗支汎尚內殿家甚內殿諸軍
環殿庸坊皆晏堵如故城陷之日上公入京使裨將一員
將一支兵環衛殿上時皇上有疾諸皇子侍疾內殿見殿
庭外環立如墻考賊来逼忙扶皇上起將從三山出後苑
而逃適見裨將迎奏本本內先請安次請以改日進謁皇
上得本始安次日太早上公共整諸萬壽殿進謁侍者八
奏皇上於內殿披帷引見上公於御榻上公羅拜於地下
行五跪三叩頭礼上命皇子扶起延至御榻旁左边之列
榻賜坐上公謙讓不敢當上三諭之上公就帝末座膝半
皇上溫存慰勞上公曰臣本西山匹夫乘時崛起不曾衣
陛下之衣食陛下之祿陛下聖德弘遠臣在蠻貊中素所
欽仰今日得親覩龍顏亦臣葵悃之至誠所感召也且鄭
氏不礼陵逼君上皇天假手於臣滅鄭以伸陛下之威幸
而成功宴陛下福德所致伏願聖体康強君臨天下使臣
咸蒙其福上曰多謝令公相厚之情跋涉遠來寡人在位
清簡無以相贈上公曰臣以尊扶來豈計功便來此渾是

天意非人謀所及臣之私厚於陛下即這人兵艘船臣能
驅策至於潦水衰南風盛豈臣力所能辦天命陛下一統
區宇從今立經陳紀安内養外臣亦受其賜矣反顧阮整
曰此陛下之故臣也整趨御前拜見上賜之坐上公曰此
子受陛下爵禄想來甚多而其忠於陛下之誠南國無
二臣得至此皆他贊助之力也上曰整之能忠亦全公成
之整頓首謝曰誠如聖諭上慰勞久之上公曰今聖体少
安應接勞倦臣請暫回軍次來日以後請不時來朝如有
顧問欽俟聖旨上曰寡人有天下而不豫衣拱手四十
餘年及今耄荒國計兵謀非所素習会公既為尊扶幸為
留輔数年上公曰臣稟王兄命只取順化來此為遂事不
敢久留然四方未帖亦須一番蕩平然後辞去耳上命茶
童烹茶賜之上公從容飲茶而退整亦從之整坐於朝端
見百官散落皇上家臣無一可備應対皇親惟清源侯黎
惟韶益山侯黎惟穫亦皆庸常者不成朝廷惟有文爵
黎惟琳黎有浩二人長安遊士恃勇而不奈依於殿内因

清源侯見皇上皇上用之以備文書這二人整心亦所不
喜乃思朝廷平日所素與者泗川侯黎潘潘建川侯張登
拴齲堂侯汪士朗練堂侯陳功燦前漆羞汝公瑱凡五人
奏請皇上勅召又浣郡公院浣凡六人皇上皆立即遣使
召之黎潘潘汝公瑱等父廕在家院浣登拴士朗功燦皆
避乱旅於城外諸員皆應召至京惟公瑱以癩疾辭不往
朗得召疑有詔責先以所領兵部仰納軍翰降整还其仰
遣之是日諸員一一趨宮謝恩朝官諸員聞風陸續而出
皇上舍諸員隨事與上公應酬上公以边遠外來未諳本
國習俗凡與朝廷應酬一咱於整謂上公曰公來此以
尊扶一統為各天下莫不想望然所以一統者須軍國事
權皆咱於專次方為尊扶之實公宜有實之非日萬壽之
見猶為私謁其事未白於天下須擇吉日朝見成礼俾天
下共知方為正大之舉上公從之乃擇七月初七日請皇
上設朝於敬天殿百官以次待立上公自率將士從端門
入行五拜三叩頭礼其本陳滅鄭之功并將兵民簿籍仍

請皇上差官分治皇上受朝畢舍官餞送上公出殿門而
罷朝翌日命朝臣冊上公為元帥扶正翊武威國公其礼
命即筆次封之上公受封遣使進謝礼意極其周至既而
私謂整曰吾提效萬兵來一擧而定天下南國尺土寸民
莫非我有縱称帝称王又何不可所以讓而不居厚於黎
家耳元帥國公之舍於我毋乃南國以空言簉皇我耶我
不受恐上皇謂我驕矜受而不言國人謂我貪蛮故因人
言而言之耳整知上公意不滿矯為上皇私語漏於上公
曰皇上曾謂倚甚皇家儉薄無物可贈極知區区爵名不
足以益其貴祇是國俗好礼聊以敬公之誠皇上初意恐
公歸後無以倚重欲聯二姓之親以結姻誼未知公意故
不敢顯言耳上公曰古征夫閨情最切皇上亦燭此意
即以西山王弟為南國帝甥如此門當戶対想亦人不多
有擧坐亦笑既而曰非直戲也皇上御意可謂老謀是誠
兩國之和整知上公可乃八告上皇其述其事問帝女有
未嫁公主乘位原來上脫生女未嫁有五六人惟公主字

玉忻資色絕艷德言俱優上最所鍾愛平素常戲之曰此
女他日當嫁為王妃不當嫁尋常附馬至是上聞整言心
許之謂整曰朕未嫁女尚多唯玉忻稍有姿色但人情眷
子多偏未知旁人定如何卿第留此咱朕召來一看咱卿
料其可者贊成之有頃眷出御前整一見曰諧矣諧矣這
好姻緣甚請辜緣當十分停當乃歸語上公曰昨甚私滿
公語見上道的說話上意大悅謂甚曰得尊公鈞意如此
亦是天緣挑來上有弟九公主十六歲以奉毫後庭以奉
巾櫛俾兩國成親世脩和好上公戲答曰以戲亂出以娶
婦歸奈群兒輩此言笑何雖然我但憒我南河女未知北
河女今須一試眷之好否舉坐皆笑整囘上公曰我逢鮮
皇上萬歲小名邁僻遠来豈敢唐突如此何幸得附于金
玉牒譜寔千載奇緣小名不勝忻戴之至整奉上乃以公
主嫁上公以其月初十日具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彩
緞二十端陳兵仗旗幟使其文甚刑部侍郎捧奉本至萬
壽殿庭上進上使皇子崇讓公接受告於太廟以次日送

婿勅皇親妃主諸宮嬪尚文武諸臣各具車馬以次日候
啟門外送公主歸上公差官具本奏請
迎婿使兵衛立街衢兩边自啟門至府門京中士民覩者
如墻咸以為古今曠事公主車至府門效百步上公乘金
龍轎出迎一一如人家禮公主入宮上公設内外宴三諸
皇親妃主尚文武照次而坐宴畢別具白金二百兩致贈
姜官致辭敬讓送出府門會於禮部公堂咸稱天子得佳
壻我安南從今有婚姻國公主初歸猶恨羞惡既而安之
尚上公進謁太廟列先皇帝位畢兩班駕而歸上公性好
誇矜謂公主曰吾皇子女諸位幾人得似公主主曰皇家
祿簡諸皇子女一味清貧單妾有分得配上公聲之雨水
玉屑旣空其得墜八樓閣者妾之幸耳上公大悅時皇上
疾篤上公欲及上在受一統朝賀顯示中外以完已尊扶
之功乃擇以十五日設大朝具本奏請皇上至日設大樂
于丹墀東西礼部具大駕鹵簿奏請上出諸皇子擁帝升
御座鼓大砲三響百官以次朝賀礼畢放下一統詔書揭

於大興門外天下臣民咸稱皇上福禄壽考可謂完美盛
日上疾大漸公主請上公侍疾上公曰今我於上皇姜同
父子我誠欲令貽覲清光叙其戀慕之情第我以遠人來
國人未必尽信昨日皇上出朝旋知聖体有恙使我來而
宫車晏駕毋乃遺我以無窮之謗耶主第歸傳說共諸兄
弟諒我此意公主乃辞歸是夕皇上神氣清爽召皇嗣孫
囑以國家大事又顧公主教以婦道丁亥周至十七日卯
時帝崩於正寢殿時年七十在位四十七年也帝龍隆
準鶴髮鳳瞳行如水坐如山性慈和簡易為皇子時皇子
維密友通事為玉家所与盟於内侍洪郡公家庚申歲祖
初立洪郡公鎮山南玉命移盟於國舅炳公家炳公初不
覺有奇夜夢見天子幸其第旌旗雅樂翟太平容儀至旦
日見洪郡送皇子來炳公大驚想直信息必非偶然乃八
言于玉時四方擾乱國勢傾危見此吉兆玉敬藉其福德
以平定天下乃迎帝即皇帝位帝立效年天下寧平玉知
帝福德不淺尊敬益尽其礼帝亦謙冲一念孚於玉玉不

時獻奉御用豐餘帝雖棋為無肆情逐樂又多逞奇巧技
藝宮詞衆所製為新聲極其清逸常按三國圖使宮人被
戎服戈矛分吳魏蜀三陣教之坐作拳刺晚年為聖祖所
裁抑常人忿懣不堪而帝為喜樂未嘗少沮左右或諫帝
曰汝知其一未知其二皇家於王勢在相疑朕若以失權
為忿王家必見異圖故托此自娛以違害耳又嘗謂宮人
曰及吾之身必見一統之事然非吾所樂宮人曰王家陵
逼如是王敗皇家之幸陛下何為不樂上曰天命王家扶
我王當其憂我享其樂失王憂及在我我何樂焉端王立
驕兵每有尊扶一統之謀陰請於帝左右或請行之上曰
吾只是誠實以咱天得至于此匪謀逆天朕所不為敢復
言者朕送王按法罪之遂不敢復言至是上公為尊扶之
舉上外喜而內憂凡所應酬皆不得已及疾篤謂皇孫曰
吾旦夕且釋重負憂在尔躬尔其念之臨崩曰吾眞目後
傳繼大事須一一稟他無輕率言訖遂崩皇嗣孫即位先
是公主歸上公上公徧問諸皇子之賢否公主一一實告

又問皇嗣孫人品何如公主未脫婦人常情自以兄親於姪
常惡嗣孫奪居宗公之位由是嗣孫不爲上公所喜欲緩
登極之禮朝臣相顧憂懼乾壽諸皇子有一人正色言曰
嗣孫不立天下必亂黎氏必危吾輩在公主公主誤社稷大
計當去其屬籍任公主歸山安享富貴吾族內不之此
一人公主懼歸請於上公上公許之百官乃捷扶嗣孫即
位是日上公在府聞先帝崩傳侍術諸軍整鹵簿輿輦待
皇孫立後皇族或請來治喪即身詣喪次嗣孫不喻此意
不敢煩請但斂後僭節大暑或告於上公上公怒其不請
以爲嗣孫見外使人追緩登極之礼欲有所別立至則登
極礼訖朝官以成事告上公急召公主曰先帝者天
下之帝非族所得私也我追慕先帝耶日避嫌不敢入見
今日啟未斂時一覩玉顏以致翁壻之情或突來非体族
如何外我而不迎如無我成何朝廷成何政事安敢如是
其畧我試棄而去看族料理如何乃傳水步諸軍嚴裝以
翌日旋旆歸國公主號泣挽留又密差人喻意於嗣皇嗣

皇使人致謝請留乃止及成服日上命請上公臨祭上公
祭服立於殿祭上眷察礼儀極致周密有左吏番當祭時
嘗有笑容命推出斬之其礼意致謹頗此時上公密有去
意謂朝臣曰小各提兵居外受爵于王兄去留未卜其期
小各以尊扶来幸既完幹今便是女壻致孝於翁婦欲及
未歸之前完此喪葬之礼使忠孝兩全朝官曰敢不唯命
乃擇日下船上公夜治喪雖儀物草畧而礼頗靡有所遺
至日蒙引上公以兵三千人親騎衆頭送至河濱眷奉梓
宮登船禮畢而返又公主歸上公洋刀德邑謂公主曰先
帝有皇子三十人餘今報孝还一女子眷誰人助公主分
毫古人謂女作門楣信然公主謝曰賴上公功德妾得致
孝於皇考開顏於兄弟俗謂男不丐婦而女丐夫此之謂
也下船後忽报西山王出上公爵整揭曉于京郊天王巡
省觀風旬日且至布告中外俾各會知又使奏嗣皇請差
文武百官出郊迎謁八月初五日西山王入城皇上親迎
于南郊門使欽爵官立於道左致辞西山王駕過郊外趨

而不答还使人答曰寡君以為嗣皇過礼恐驚遥或勞貴体跪拜反以失礼遺寡君故趨而去請御駕还宮來日閒職第相見正是

這西王不辞萬里行色忙遽何故来其咱下回分解

長鯨躍海楊鱗去　猛虎離林假翼來

第六回

西山主潜師返國

東江侯唱義扶王

却説西山王於順化初潰時得上公捷書言臣等遵奉廟謨嘗將明威順化底平天下震動今北河兵驕將惰勢有可取臣謹便宜委右軍阮整提前部舟師直擣山南臣現當收拾各海門舟船打點兵壯以益兵勢刻日蕩定北河其順化城權委臣弟留守伏乞頒下詔旨欽行西山王見書喜

其成功而惡其專聊知上公為人頑狡恐他定了北河峣
來必生驕吝勢雖復制且自念世生南河得順化前疆足
矣不敢羨并大國縱可取之亦不可守萬一差跌所失不
細急遣使馳書止上公勿行至則上公已提大兵乘南風
北向去了西山王益不悅六月二十六日京師潰上公具
一書馳入西山報捷書內言臣前欽奉便宜蕩定北河仰
仗王兄威灵一舉而楗鄭氏既滅天下為一臣曲徇國人
之情扶立黎氏以安衆心今國內初定臣請休息軍士權
留其國都綏輯百姓措置控制便宜待秋冬順風旨謹奉
旋師峣國西山王得書大驚料上公屢立戰功右長其驕
傲他手握重兵專制萬里文任有整暫智勇之將已為所
驅策縱他翱翔居外久後必慮出許多不好事來他如此
勢頭不可縱書号召除非身來通他回便是放虎出圈終
非可剿之物即日自蒂侍衛兵五百人直趨富春增調富
春兵二千餘人倍道而行直望京師進發軍行造次兵色
蕭條人不知是官軍各色至大安會統門有村民以海物

八謁言小民見大官經過有不腆微物聊表寸悃西山王
性誠實辭無文飾曰我非大官只是南河王外族慣呼為
下岳的諸君厚情見我遠行乾饌素食以耳旨饋遺多謝
多謝徇刀而去忽見数十人只著腰袴赤身立於逵各執
竹筒杠子候西山王過呼曰甘等歸商被掌進索買路行
尽掠了財貨西山王曰他在那裡曰他得財忙逃走八山
去西山王使兵追之纔入險中数十人各援出筒裡藏刀
大呼曰你誅我是掌進的徒党麼乃舞刀乱斫南兵敗走
西山王大驚原來掌進是又安人平生任俠不事産業鄉
里呼為賴子及南兵内侵又安受害甚於他虜進專以誅
南兵為事用機設計出奇無窮嘗詐為横疫舟子艘船于
岸候南兵行滿載掉出中流破船尾所鑿大孔水入船覆
南兵尽溺死已獨挾掉浮江奪岸而去又聚其徒数百人
詐為送塗礼南兵聚觀縱之酒食乘其半醉尽縛而斬之
或詐称輸粮担貢久至未及料量乞假宿屯内屯将許之
夜起焚其屯而屠之名震村邑聞者胆慄西山王初出未

知端的是以中了他計自是途次不敢寧宿民家只就曠
野外張幔而卧諸軍皆露宿北及至京一圍鳩面鵠形脊
不是王者容僕天下或言西山城為阮家所占失守而來
或言上公詭計誅取一人作王兄以益其勢天下豪傑共
擁帶卅域潛畜兵馬者各欲究其虛實以圖取之而莫知
其情西山王至京上公出郊外迎謁謝其專行之罪西山
王曰將在外苟有益於國家專之可也北河河取而公取
之此乃用兵之神妙處公跋涉萬里關土廣地如此英雄
手段誠非兄所及弟伐人之國懸軍深入一番搶攘百姓
為仇兄每有意外之虞故悒忙來此共公分念耳乃睡音
八城上公携其婦公主来謁其以實对西山王曰西山王
弟為南國帝甥門戶亦甚相称好或姻緣又謂公主曰如
此貴人真不泰吾弟婦温存問答如家人兄弟父之乃辞
而退上公供具帷帳於正寢宮共其兄居之而已自退居
麟閣上公所領諸軍各隊伍已一番更換至是亦將符納
之西山王操得兵柄布置隊伍而其始更換者陽若不聞

官軍又惟大君之命是聽咱於是容與上公定歸計上公只
得順從諸將惟武文任得知既有
八京與文任同居于五龍樓任在樓前整在樓後整素以
本國人多所諳識國人亦惟知整各官吏士庶有請謁者
皆入整門後樓如市而任所居樓前寂然任意不悅整使
其初附之吏居任門延客於任而客不來整不得已凡客
來與整者應酬既訖使人要其人并貲物送至任門而任
終不悅乃迁居仙跡寺任謁整於上公曰彼以通甘枝我
欲并其國假我之力裹糧萬里送彼歸國為彼益眉塗面
彼既得志國人之趨附者或撑整家於天姥寺浮屠对祝
云虎自西山岀竜從東海來以公為虎而彼為竜謂虎離
山而失勢竜出海則能龍矩騰彼不惟不為我用且有不逞
之志今又縻效萬人坐食於此術彼以成其勢是不智之
甚也臣聞國人惡彼太甚我若捨彼而歸國人必至噉其
肉彼嘗言北河人才惟彼一人彼死我取此北河更為帖
泰上公信之雖待整外貌不衰而心中忤之南兵亦以違

行惡整日望上公救之知上公必置整於死地國人附於
整者或蒂兵而越禁地南兵詰之應曰某有右軍符信南
兵曰右軍是誰乃毋阮整耶須半月後爾尔右軍整聞之
益二於上公而輸情於皇上且知上公旦夕且去已不能
獨居其國潛有別擾又安之志密言於帝曰臣帶他來只
爲尊扶今事既成臣去不復從他料他歸後又安便是豺
狼藩屏臣請陛下假臣鎮守臣自當之及西山王出整意
西山王必奪上皇之位而據擄其國將靠西山王以自全請
帝以璽符迎降從朝臣急趨降表朝廷連日不決莫敢先
下筆者及西山王至皇上匆忙出迎于南郊皇上立門闕
內使皇親清源侯號于道左代致辭西山王過郊門趨而
不答还使使答曰寡君恐嗣皇過礼驚逐或勞貴体跪拜
反以失禮遺寡君故趨而去請御駕还宮改日聞啾榮典
相見上知西山王猶有優假之意既还宮不復謁降次日
西山王設坐於府堂西山王坐榻在正中皇上坐几在左
上公坐几在右侍衛甲士嚴整使人請為兩君相見之礼不

拜皇上御駕至府門西山王使從官出迎皇上步至階下
西山王起立于揚側為敬使上公陪階迎之延至座坐定
問曰嗣皇春秋幾何從官代答之因言曰敝國君黎氏遭
鄭氏僭弄冠冕倒置幸賴聖上至仁大義命將出師為敝
國君整頓洪圖現今南國土地人民皆聖上再造聖旨收
幾郡邑以為犒賞敝國君一惟前命西山王曰臣聞太祖
開拓南越功德如天臣僻在南海亦是太祖開拓宇內臣
憤強臣脇制故為尊扶之舉若是鄭氏土地一寸不留至
若黎家土地一寸亦不敢取臣以國中初定尚煩經營故
來相助四方平定之後臣兄弟復歸本國惟嗣皇奮發乾
綱保安宇內與臣國世睦鄰交此兩國之福從臣復代言
曰聖上念臣先皇帝功德固存續統使臣到先皇帝宗祀
不絕寔惟聖上之賜功德無窮敝國君臣請睦鄰好不敢
遠越西山王乃命奏童烹奏分進從容皇上辭歸西山王
起立作別上公送至階下使從官扈皇上出府門外皇上
登轎還宮西山從官欠身却步而返上命朝臣八謁西山

王西山王慮問官戚姓名各員対訖西山王曰臣聞安南進士最貴諸公得非進士耶臣將言于嗣皇請放員帶歸本國以教國人諸公肯將從否諸朝臣対曰臣等惟欲國君所命東西南北敢辞西山王曰諸公初見臣突然其來曾与臣吾対曰聖上既命臣上公扶立黎皇此事已明白臣等復何敢与西山王曰雖然与臣者愚也鄭主勤師萬里兼并順化以大害小以有今日之禍鑒豈在遠臣若利南國以小害大其能久乎縱及臣之身能保之子孫亦不可保臣愚而養此禍胎耶臣兄弟不久且去諸公且輔佐黎皇以安天下兩國睦鄰他日好相見諸臣咸称曰傳云聖人不勤遠畧聖上慮及此越出尋常萬倍弟臣國君年少未堪多事臣等亦皆庸才聖上既為存其國幸姑留此俾啟國君臣藉其威灵使四方平定紀綱再立御駕凱旋未晚西山王曰縱歸也亦期在年月豈在旬日耶諸公勿慮朝臣拜謝而退私相議論或以為他言是真或以為他言是假大約只業他留尚去二事虚又實又莫能認得的

情然國人詰破不詰破都不計單整是祂党中人多又彼
猶他每多方駕馭之時西山王歸意正忙而外示以閒暇
舍整擇吉日具意謁告太廟整請以中秋後西山王許之
又因說及上公婚娶事謂整曰七郎來此尔娘得佳婦倫
我獨無整曰恐娶上陋地河女若娶上包羞此寔是不雅
事耳西山王笑曰然則尔尚債我須且償之整見其語意
閒暇由是不虞西山王去初七日西山王密令水步諸軍各
各結束上公恐整在外見形生疑召整入侍從旦至昏仆
從不得入外信不通整涕然無知入滿始出及整回家人
或以語整又且疑且信曰吾終日对談閒暇忽得如此狼
狽迨夜二更西山王密使人叩啟閨辞奏皇上以改日旋
師整不得知先是十餘日每夜金鼓喧天入滿初二更金
鼓截猶點三更以後寂然無敢京中每至夜半疑南兵
已暗去及早見軍容婉然是後日以為常驗更鼓亦不足
準西山兵法夜禁最嚴整探子夜不得出是夜五更中肖
禁而行經斥候数店行行且咱不聞截音轉步寢至府

四顧無人只見殘杓破艦斜穿落委于路上急赴河濱一
望渺渺惟水有天百萬樓船不知何處去了捺子四顧整
忙然自知失勢力得留水也無船陸也無兵竄也無所容
不知從何取路其家人輩驚惧整在死生危惧間猶作戲
語曰吾行通四海九州及灶下時又被鼠嚙足耶吾且留
此看看如何於是家人稍定整乃使人急往攬舍疲覓得
商船一艘整與其手下效十人行至西竜塢門都人四出
追之整單刀遠逐都人四散斬得一个奪路赴河濱放舟
順流尾南兵望海門而去私裝衣車馬器甲委于仙跡寺不
可勝計平旦有人以事奏聞上不信使人驗之果然上驚
愕命召衆官謂曰他兄弟尽掠我國而去以空遺我糾有
警急何以制之衆官相顧未知所出左右奏曰昨傳今旦
議朝今乘輿已駕上又問衆官曰朝耶相轂耶衆官曰皇
上出朝下詔改元自是大禮何故轂耶上乃出朝取敕書
放布書内所言一則曰賴貴國王二則曰賴貴上公語脉
皆為西山尚在之文又多效王家之咎或云宜改之而倉

卒用之罷朝上命乘官會朝堂議事原來上性英果父厭
王家脇制又共鄭王有不共戴天之讐言得西山藏鄭甚喜
端王薨上為皇嗣孫常率諸皇子詣上公作賀謂上公曰
孤有父讐言而公為復之此生更無餘願絀此更沒身於貴
國亦無所憾況公復扶立得長奉宗社功德何可各言上
公曰天道好還先太子受屈皇孫必享太平一統之福及
先帝崩上即位慨然以一統自任欲因南兵尊扶自起勢
而成之南兵未歸已陰畜羽翼使皇子各歸外貫招集
兵馬以備調發又招延士類引致帷幄得文属吳為貴武
力者又有楊仲濟馮基自翠靄之敗走歸山西隱晦未及
出壤師潰山南歸錦江尽起其族於海陽鎮海陽初未受
兵城内尚有公栗五囷壤散以養兵招得勇士千人皷勢
大振水匪各蔭連亦以兵屬有衆至数萬整八京時以書
招之壤與整同居聯公門素相得為書答整推托不來整

亦未瞰問壞因得專制一路日夜治兵仲濟文臣原不詵兵有兄子楊雲素性凶捍嘗聚無賴子弟橫行鄉邑人皆畏之及南兵出雲陰招鐵匠繕治兵器上公使人求鐵匠并捕雲党雲閉里門盡殺之濟不得已乃起兵揭殄寇旗擄嘉林縣旬日得萬餘衆西山遊兵拳之不下西山在京時京中咸言東北兩道合兵不日且至城下及西山潛師而去城內空虛衆官議招諭豪傑保衛皇城凡有譌詵皆為旨傳召之蒇旨傳一日至千餘道壞共濟亦皆被召上以濟文臣泛召當必來壞武臣且有各望不重其爵未必能致乃為密勅召之辭極溫慰且許以元勳同休等語使者賫勅至壞捧讀而泣臣家十八代郡公國恩不薄竊天寵地豈敢背忘今臣尚有三五相隨是亦蒙皇家威德臣被詔旨合當不日就道但當打點兵馬結束行裝請假臣三五日謹當趨朝乃具奏本使人隨使至京上進壞未至京京中沸騰言壞以水師襄南兵後拚猱無算又言壞得整澈其手足為人彘形旦夕至京又或言已至京都人爭

走觀之一日五閙如是者連日凡聞壤威名莫不震服上
得壤表忠愛溢於言表大喜以為壤必可恃却說王家被
西山擄戕其主帥而去故家遺臣咸惜端甫王之不善藏
而其心未嘗絕望於鄭端甫王元子尚幼王親鄉郡鄭橋
已老惟琨郡鄭橈瑞郡鄭棣皆年四十琨郡裕祖之子為
人祥和寬厚為衆所屬琨郡裕祖晚年嫡亲紛紜嘗欲廢氏育
為子奠都王病或不起即立之更不果及端甫王時驕兵累
欲扶立通迎於家琨郡棄而逃入王府自白於王而後歸
第瑞郡誼祖之子聖祖之弟為人明琴機智誼祖嘗有奪
嫡之志及聖祖立與瑞郡其丁丑科進士范瀼瑾謀為篡弑
事為楊仲淯所覺聖祖以其至親戒死囚之瑞郡有姨
母親赫ㄑ得復位及驕兵惡端瑞郡又與驕兵謀奪端
王位而自立事又發太妃以好子言於王王曲赦之及京師
潰琨郡避居彰德一婢一仆沉於民伍為久隱計瑞郡居
文江如京外戚辰忠侯之家潛招兵馬俟釁而起這辰忠
侯乃穆瑛太長公主之子與瑞郡為姑舅之親初中造士

歷典禁兵又歷鎮京北至是起兵以勤王二字揭旗瑞郡疫河從清池津軍上西竜宮仲淹兵應召疫善提津而來洪瑞郡相遇仲淹初奉進士以賦貶官十餘年及蒭瑞郡之事乃得復戝及瑞郡大驚以兵降求贖前過瑞郡舍駐兵城外使人入府洒掃庭除排設榻席而自帥諸軍開陣于城外鳴金拏鼓鼓勢大振上聞瑞郡來翱翔于外使人召辰巳入見上謂曰卿世家名將起兵入衛朕已嘉其忠勞將兵入城朕隨事授任辰巳泣奏曰四海莫非帝臣陛下垂拱無為何事兵衛王家不幸為蛮兵所戝三軍無帥使陛下孤立臣請鄭氏嗣王家業尊扶皇家臣愚以為保衛京城莫急於此言訖拜謝而出上舍鎮殿追辰斬之左右諫之乃止辰語仲淹曰從來王家傳繼何曾先稟皇家往往事定然後奏聞其敎諭典封亦皆風成進皇上經覧乃迴歸府堂行之便是成舍何事紛紜祈請乎乃急整軍伍迎瑞郡入城時日已暮治迺漏下二更始至府張燭於府堂鳴鼓三通九黙扶瑞郡登座兩員自分兩班拜賀訖使諸

軍歟歟乃分軍於諸門及議内議領軍亦候諸庶更直一
如前例旦日使吏大召文武諸甘浣郡公泗川侯建川侯
練堂候共始進士二三員在朝堂相謂曰瑞郡生來已三
舉矣而不成其人心志如此定非令器辰忠膏紈子弟平
生只是厭〻夜飲醉倒紅日舍山一日剩得幾時思天下
事而枉為大甘仲濟昔告瑞郡今復投瑞郡豈廊廟之器
耶如此大事上不稟帝命下不合衆謀倘頭寘目行之豈
有成事之理皇上笑庸劉決料他等必不能勝制不可輕
赴後悔誰追乃使吏復辭於辰濟曰朝甘諸員未得舍皇
上未敢拈旨請兩長官啟王慈倘本請舍朝甘謹當奉皇
上舍人侍拜賀濟乃作奏本云鄭某謹奏甘家世襲王基
尊扶帝胄頃因蛮兵入寇宗社顛傾幸賴忠甘義士一心
翊扶蛮寇聞風霄遁甘已於本月初十日入居正府伏
放下敕諭俾甘得嗣王位世〻尊扶以保萬年惟帝惟王
之業上覽表大怒曰鄭家以下陵上自取敗亡今復其覆轍欺我年少耶時皇上所招兵術現在關下者已效千人

左右咸勸上料他不過張大先敲嚇得他來時從而乘之
耳他有手下不過一萬我兵不下数千兩相交戰他欲直
吞也未易下咽大凡方內之民雖所在各隨其豪目唱率
而起而彼此之分尊帝之心一也若以抗帝為事次無一
人敢從今瑞郡不肯進拜而偃然居府未得舍而遽請勅
諭若容易之將來勢頭不堪上但責以一拜便立料他必
不敢來事逐勢解辰淯二員虛坐於府作俳優文武戲料
不得多時上從之乃舍為上員皆傳諭仲淯諭以故事立王當
親受敕舍隆以不拜不各之礼使黎有浩賫至府仲淯脅訖
对使者裂之曰帝或吾不見何朝何代進士乃如是
如是此必樂國拜辱的狂多恐立王來問彼罪故為帝唆
耳吾何苦祈請只好提兵來捕尽唆者卓存木位帝脅立
也不立既又謂使者曰使者歸奏皇上王还為王帝何所
損請且立之後謹當來拜使者歸奏上大怒曰他侮我太
甚又以吾舍為任他為之儻他一拜朝臣聞皇上嚇怒
莫不震慴會有現郡奏本上進言臣先祖佐先帝中興

荷天子策勳厚荅賜以王位近代專父生弄拂于天人以
墜祖宗之業今聖天子一統天下包含覆載以天地為心
不忍絶世家宗祀世黍以鄭氏嫡派避雍流於民家勝恢
宗廟夙夜皇轉第未奉詔旨未敢拡便八城月漬宸嚴伏
候進止上見表大悦曰吾聞琨郡為人極有礼讓信然乃
付下廷議朝臣諸員聞琨郡在彰德瀕然有興起之勢各
潜輸款誠乃勸上下旨召之琨郡得旨乃分部士馬刻日
而進官軍士吏爭往迎之辰濟二人心鯢已奪衆心頗摧
乃自單騎使人奉請以瑞伏兵於迎蟾橋边候瑞郡進拜上許之使者出上乃使
敢來仲濟知事不濟言於瑞郡請與辰分道以禦琨郡濟
兵禦射場門辰兵禦社坛門濟兵使阮茂你領之密使你
迎降你至仁睦遇琨郡前兵使其徒卧戈於地合手加額
立於道左琨郡轎至你述仲濟意琨郡納之使你為前
部送鋒行至傅奉試樓遇辰軍直向射之你軍皆坐辰軍
趋至你軍起辰軍見你已降棄戈而走近至南同寨斬旗

效十人辰敗軍八城諸軍皆潰辰濟與瑞郡皆隻身而走
望翁墨塢門而去現郡八城濟餘兵在射場門內外為現
郡所掩內為內殿術兵所攔阻軍無走路困死而鬬刺皇
親墜馬死上命將兵圍捕尽斬之血流漂杵時八月十四
日也却說現郡來勢亦峭嶸上但信其貞順將撫循而陰
操之至是八城上命於萬壽殿引見行五跪三叩頭礼賜
坐謂曰王家二百年尊扶功於皇家不淺朕思厚之王親
無如公貞又為嫡長承襲之任朕本待公現郡奏曰臣庸
才喜恬寂遭家否運身為斧鑕將披髮投禪以全餘生幸
皇上陛下聖謨默運國雖隨清臣復覩天日皇上復念臣
家祖父不忍絕臣謹歸闕俟命此生陶鑄惟上之慈旨
載勵上曰然則已擇何地進止对曰有諒府猶可蔽風雨
臣請居之上意不欲其居府又問曰公前第宅無恙否对
曰臣家居窮僻烽火所不及但被市人抄掠殘破無餘上
問端王太妃與王諸子何在对曰倉卒之際人各東西竄
定始相訪知現今在西山彦嶺之家閩王子三其人二殤

惟元子在尒上曰端南昔厚於朕深為軫念曾使人省其
陵墳具礼吊慰嘗訪太妃共王子音信今始得實可使人
迎回朕必有以相厚現郡從容拜謝而退過府八省宮庙
慟吊久之復命駕將崶諒府其下曰天下士迎公來此
誠願公居府為王以希尺寸之功今公遜府而不居衆將
謂公王子还為王耳各ㇾ辭佯犬衆一散不可復合僻居
諒府不若久留彰德為清閒人何苦調許多人來此為耶
現郡乃留府中居于擇閣為本奏曰臣謁家庙見香火冷
落光景蕭條徘徊不忍捨去臣請擇庙旁一屋居之俾得
朝夕洒掃以萃祖考之靈書奏上暗欲去情而勢未可禁
私謂左右曰若必居此便得為王瑞郡已不去矣這既破
之巢彼去此來嘗笠污人朕恨初去時不一炬以了之次
日上命朝臣議典封上意欲以國公爵而厚其禄而已朝
廷見擬兵居府必不肯虛坐且為天下所趨之勢料抑之
使勿大也不得莫敢自草議或語首王家文祖初受封為
節制策字廷臣未敢次會璉忠侯應勅而來步兵三千駐

鉾塲号三萬水船三百艘駐翠霞号三千艘請以東江為
號風聞璉徹勢多附之至是帶輕騎效百人入城洋々然
有瀏視天下之色上以璉來共現郡來相值恐璉分心引
璉入見慰諭極其温存璉亦陳自己忠愛之誠上曰鄉即
來此可畢入城以壯京師璉拜謝而出上命璉出朝堂共
衆官議事衆官亦以故事語璉々曰臣武夫不諳文字不
知皇上視王家是厚耶衆官未敢答阮翰曰王家失守宗
廟皇上存之如此亦可謂厚矣璉嘉視之曰公亦進士耶
曰是曰某科曰已亥盛科璉默然而出衆官各々告退是
日現郡手下欲着璉盛勢以速成事請現郡召攘來相托
攘辞曰臣為黎鄭臣惟知黎鄭無他心公來此封爵未定
臣握兵適來今若見公或公得為王來日主議於朝或遣
異同人將謂臣於公有私情他日成命拜見未晚次日上
命封璉以郡公爵使内翰黎有浩諭璉以一心扶皇家成
一統之事璉曰臣受詔召而來惟願聖天子居上攬權一
統海内天下之福臣敢不竭力以效愚忠但前失律褒師

以致國事至此陛下既赦其罪令王祀未定而其先受爵
公議謂何臣事陛下日長且追还成命浩因以國公之議
問璉以窺其意璉曰聖天子不之智慮弟称王家功德而
酬之則可耳浩嵎述璉意請如文祖故事乃命朝臣等議
封琨郡為節制水步諸軍國重事琨郡公給三兵千人
田五千貳民二百社以奉王祀朝臣以上意語璉璉無異
說乃上進御覽上以故事文祖初受封如此後有進為王
恐不明白又後更生議論因公爵之議已成命朝臣為勅
諭顯言從今以後世襲公爵朝臣依舍行之此等字璉所
不與也明日舍官賚敕就府授琨郡說乃舍揭書于大門
門外以示天下璉見世襲公爵等字憤然言曰以公爵為
初舍猶有說今以公畧願王家子孫永世繼述其祖宗豈
有此理此迺賊來帝得尊扶文武諸臣無一人失其戚位
王家獨何寃脊坐朝幾个面目誰不受王家恩深而以巧
文迎合乃尔殊大輕薄他有巧文吾还以文關脊之嘉勝
乃為曉揭示曰耶江丁壞甫達于文武諸員台令奉敕旨

立國公奉王祀如衆情已安應各詣府作賀或念王家功
德別有奏請如何當以共會于西竜宮尚壤會議上奏伏
候裁定以副天下之望初國公舍下衆咸以為歛口未息
至是璉先衆為此會以奪頭功而戒辰濟粗桊敗事亦不
敢直以勢脇朝廷之從帝者朝臣初見璉只便覓其左右
以卜其輕重見璉為此會不敢從璉而心畏之亦懶從帝
帝惟次扒前命不肯加減半字而剛腸獨運贊助無人時
文班赴璉會者有吳仲珪阮嘉歷阮宗渙阮輝珀阮廷韶
潘輝益等六七人衆在會璉大談脯宴之畢謂之曰國公
之命諸官以為如何仲珪曰二百年有帝有王王家功德
未應一敗而絕帝年少思慮未周附和帝意而為此無理
之事者吾党之過也這回整頓非公不可璉曰臣會諸公
亦正為此仍欲奏請立之諸公肯尽叶否衆咸曰不叶者
自不來之者自無不叶璉曰諸公既叶可脩奏本參臣上
進上雖欲不許臣亦強請要得成命始休武班阮嘉瑎曰
辰濟未常無奏本正自奏請故卒敗事今有文武雲會如

此直八府中成朝廷朝廷成自然大勢峘脊左右空还空到此復何待苦請璉曰仆為此誠不難但念王亦受命於帝里謗云誰能穿衣而越其頭故欲正道順之臣不北辰濟烏合為人所乘若奏請料坐中誰能老嗄撓臣也不得乃脩奏本曰今欽奉皇上陛下軫念王家存其宗祀賜以子公爵世守燕嘗臣民莫不感慨弟王家自太王以來蒙天子賜以王爵頃遭國變先主端王既以身殉國雖清夷奉皇上聖德包含諸臣皆不失官爵獨王更被黜封臣庶心頗不安伏乞賜現郡公加封王爵以慰臣民之望上覽奏本曰必要王以脇制然後為快耶若安於臣道公尚王何擇且舍總下而遽欲改之天子不是兒戲朝臣諸員自料無尚而贊帝不成各欲捧身而退泗川侯八奏曰以王脇帝乱根所生乱已至此彼猶璉而行之亦天心使然璉試夫不可以姜理曉請奉旨語現國公使自降心遜讓國事猶或可為不然此亦一乱非臣等所能回理皇上幸赦臣罪上許之泗川侯乃往說現國公曰臣受王家深恩但此

田國瓊乃乾坤闔闢一大梲凡事不可勝固今以傳緒而
立強天子所不欲而行之無道莫此為甚臣等羙當言故
公言之公若忽臣言後田之亂將不可救傳曰國有道則
仕無道則隱臣等從此去矣現國公曰仆自知庸常何敢過
望這是璉忠嗇率仆本不堪惟上裁斷之諸公可為仆奏
聞上皇燭照此意泗川侯見其言推托歸語上曰此事臣
不能幹旋用臣無益乃辭而去璉聞之曰深眼碧鬚去矣
省一老嗄至是兩庶一空在會幾个員搏來坐朝一般人
皆璉之党上謂家臣曰吾無助矣雖然彼亦豈能恃衆勝
我〻火不咱省他奈我何時泗川侯已去亦依前命凡兵
民並無增益內翰文属恐璉以中阻歸罪多勸帝許之帝
皆不咱璉亦惶恐為家奉請假以王號而摧歸皇家表內
辭極婉媚璉復面請上始田心許之封現國公為元帥輔
國政晏都王令朝臣賚勅授王王受令拜謝歸府即打府
堂鼓三通九黜即王位時八月十九日也王既立後時左
右勸王照故事置參從陪從掌府署府諸員以倣朝廷各

省而竜會諸員面上指某人為某戚分布已定璉自以前
日奏言如此而驟自翻覆恐為忽上大過遲迴未敢出命
上亦扒前旨改參從為平章陪從為參知僉書為僉書左
右(右)為護事堂責璉忠擇官請旨刻日會堂議事於是爭持
不決者累日忽報碩郡公自山西起尽裒諸縣丁壯有衆
效萬兼蒂典仗鼻磔藩目丁公湖丁公貞等土兵而來正是
緬中更有緬中手　意外須防意外虞
未知碩郡來意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溯皇家武成道再出師　焚王府晏都王大去國

却說碩公自翠靄之敗走歸興化依于藩目丁公湖之家及
聞南兵歸乃歸山西收兵八術上使人共碩往復最為相
得令碩將兵八射塲塢門內以術皇城碩八城謁帝後乃
謁王京中洶〻言碩党於帝璉党於王二人相不日合兵
交攻兩仆皆強將未知孰勝於是人復改望以為帝王勢

力敵均而帝輙強王每慰碩責以扶持王室璉亦使人投
贈往復與碩要結碩手下阮璉見天下大勢趨於王料璉忠
所為立王之局其勢誰轉更欲使碩與璉合歡捨帝從王
碩曰他勞苦做得羹饌來我撫著便食成何顏面璉曰今
王爵雖立而權未定璉業尚帝約大權歸皇家不敢啟釁
王兀坐府中正府無人衆庶適以此事非公不定古人所
謂謀事易成事誰公當其誰勳業不在璉下碩曰為之奈何
璉曰他能會如何公肯獨無須訂日會衆議定官名以衆
議請於帝帝那得不從碩善其言又為曉示文武言阮整
引兵入寇某受命討賊失律喪師以致京城失守自幷萬
罪幸天心悔禍賊衆潛逃今山河婉然帝王如前但紀綱
一壞朝政紛紜武將文臣豈應一向緘默請以本月日會
于礼部堂相尚商議奏請皇上啟知王上付下施行以正
朝廷示体統衆見咸以為碩為帝作此會以報西竜之役
至日碩提兵自皇城出璉提兵自王府來人咸沸騰以為
兩將交鋒有避而去者及見兩人相接無恙又以為碩賺

璉於坐取之雅將必墜老將計終莫知其意者及文武赴會相敘畢碩問在會者曰王已立逾旬而朝廷政事未成頭緒諸公有所見者各宜開展共擇所當行以請于上衆未知所言寧遜獨多狡智欲以双頭撰碩意曰創業以前安謨瑶池人政在皇家中興後歛如何帶說整來脊是某員說得訥創業前歛中興後歛如何帶說整來脊是某員說得訥已甚遜急辨曰某上授書以來中興如此尔璉曰如此公可草議遜議以為帝王相為一体今官各從帝初命亦須並存前名請以平章兼參從參知兼陪從僉書省事兼添著都給事中兼六番武臣掌府署府並加五軍都督府左都督等字議事堂在府門外耳目慣習凡政事議成先啟于王而取裁于皇上璉脊議稟見文藏巧意雖名從帝而實則歸重於王反喜曰人称公老於詞翰果然僕須失言幸勿見罪乃使遜脩奏書之成璉自以前言牴牾赧顏見上辞歸武臣諸人皆隨璉散使頭尚衆官入啟請旨上初以碩必順上意喜令引見及覽奏怒曰參陪便參陪何必帶平

章參知署掌便署掌何必帶五軍都督鄉等以虛文欺
朕若徂詵矣此豈事君之礼碩素共上有深底意思無故
改撰慚怍不敢出言叩頭謝罪而已寧遜跪奏曰今城外
皆戰場天下大乱而朝廷政事紛錯臣等冒干天意不勝
震慄惟皇上燭照上曰城外戰場是誰家所致如何歸罪
在朕躬不須多言卿等自料党衆足以勝制輒自為之何
必苦請碩等皆惶恐汗出沾背不敢固請乃相率長伏於
庭八滴不起上以衆悞異心既不可恃堅扰無益乃允其
奏碩等得請拜謝而出翌日八府擇官衆議以為王家
得位皇上所信用人泗川侯亦未可驟去乃以泗川侯為
平章事兼參從繕烈侯琏峯侯為同平章事兼行陪從碩
為中軍都督掌府事加柱國碩武公璉為東軍都督府右都
督署府事加柱國吳璉郡公吳仲奎寧遜等並為參知政事兼
陪從阮撣招潘輝益等六人並為諸科都給事中兼添差
知審舍下泗川侯辞不拜繕烈侯自愧無状曰吾為相不
吉前事可監一生又幾回誤人國耶亦不拜奎峯侯獨任

事而國柄則在璉手碩武公老訥不知政理亦備員而已
政府官僚既備日謀蓑栁皇家兵民事權尽歸王府而諉
皇上禄畧加前朝皇上亦每事齊持兵民政事紛然無定
皇上益招兵馬自衛潜有廢王之謀故事内厥有輔佐官
王使皇親親輔王者為上輔佐上曰吾始許為王坐榻猶
戦遑敢使人窺伺作承平規模公歸語晏都王既使公為
朕輔佐朕还使公來輔佐王皇親出上曰左右記之如見
那人來便刖其足於是帝王相仇却説王初入城時仲濟
逃歸嘉林王重濟各使人召之謂曰蛮寇整居畿内文武
或奔或降鄉以儒臣敢於環衛対罡拒戦羣聲振奉征寇
霄逃亦鄉威風所慴此璉碩所不及也鄉初入城先以立
王為第一義瑞郡事雖不成而王家散響亦自此始我初得
位而皇王未睦天下紛紜鄉勉留輔我乃以濟掌財賦事
而援其門人阮茂仲嘉林人金為進朝濟素惡帝言於王曰
一統之説出於賊整殊無義理從來帝委王以權而王扶
帝統何嘗二百年皇家不尚王家共雖反利王家之災泗

川之徒屈身虜庭附帝不知有王此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
者昨王來遲甚不得已扶瑞群若王來早甚豈容降賊葦
至今尚逃刑皇家宗派別求乘拱一位亦不乏其人紅毛
帝從紅毛去也亦久矣乃為王謀以兵圍殿尽捕帝家甚
誅之廢帝別立諜定使茂你將兵逼其前而容參潤澤侯
從安葦門入襄其後帝聞變令皇親悉將所募兵守禦你
騎象至大興外門勢頭甚猛殿内惶恐相潰忽見碩武公
騎象從殿後東葦門來止你不得進曰你欲全生速救軍
回不然我先斬尔頭原來碩素忌淸各且這大逋事心亦
不許碩時為爵領正號地守在皇城恐殿内有變均蒙罪
各急止其事你畏碩乃退潤澤侯亦不敢入於是殿内無
事帝大怒謂左右曰党惡既繁禍根難拔除非右軍再來
誰能弭乱耶却說整以孤舟尾南兵後至海門外阻風累
日浹旬抵牯會統海門舟次東海津下適西山王尚上公
陸回路至永營上公聞整得歸大驚曰狡漢巧覓生譬如
十五種鬼輪回作痛割不可斷乃慰而撫之整請從歸西

來尚謀整謂奎曰天下大乱弟將割據本州以圖
意以為如何計將安出這阮奎真福鄧田人歷受知職
人宿學有智謀謂整曰公名人莫不畏以公舉事义安如
反掌耳今知公勢孤窮而未知虛實所在傳檄还是相推
托未敢有出頭的人公先裝制之他便措手不及公有手
下一千可以横行天下矣整曰公言正合我意乃為羽檄
徵兵所在郡邑始勤一刻遲後者斬其旁有伋驕老兵二
人素武斷鄉曲止其邑勿受整夜使手下刼其邑刺老兵

山上公曰今碩壤未除安南非公不可治公姑留此為整
分訴俘猺銅鐵銃器軍器諸物件送至東海整辞不受再
使(送)黄金二十兩白金二百兩留兵一百人為整術整自知
留兵無用受金而还其兵曰甘請調用所在土人或力不
支馳書告急那時別差兵將為便上公詩之乃達富春留
招達侯奇花共整軍應上公歸後招達守奇花以内不
復共整相及整在舟中單有手下三十人不敢捨舟登
火安知整孤窮共謀起兵刻期取整整急請其好兄阮奎

二斤斬首為令傳首諸邑於是真福一聚畢咱令旬日得
兵千人其旁縣豪目見整起急圖之推首領守瑞忠侯為
首而各起兵以應瑞整四面受敵勢正岌岌却說峯峯侯
乂安人嘗得其邑人傳信言整易取之狀八言於王曰請令
瑞忠仍領守而使其子益為督視加差清莘領守満忠侯
為參領先召清莘散兵八乂安召乂安散兵尚所在豪目
土兵以爭整王許之益受令而行謂人曰且立看我八乂
取整頭來奪郡公仰又使其下作軍鼓曰要大可容人

我鼓前軍取得整時鑽鼓納整致之闕下益出軍迎曰
皆以為功可立待整在乂安初聞王立戚作翻語曰易都
还是妬安（俗謂欲安不安也）及聞在京諸散兵悉集奇伍漸如
前又聞王使人來征乃馳書八富春言碩壤再立王據國
謀復讐請援兵以禦之上公得書使其左軍武文仕提兵
而出整又送書於壤歷述一般情誼且言既尚西山相絕
乂安接界順化南兵不時來請留整以當一面向平後如
能為整保全整亦早歸朝廷連得書召整堺造士超武謂

R.1263
THƯ VIỆN GIA
R.1904

曰兄與叔同居先公之門先公待之如子兄能爲先公
報讐叔獨無狀愧兄多矣弟吾兄義尽矣而忠未至也今
叔扶王重整基圖兄既請留鎮火安叔敢不相徇但兄不
可欺叔翻起突來雖然有叔在此縱兄來也叔亦不咱君
歸可致此意由是整之事理不以爲意時王日謀收權或
語理曰今大敵始去整賊在火安勢寢強大及今人心思奮
請王親禦之滅右軍驅招遠徼火安前界此亦不下先卑
中興之功立功而歸大權自然到手何必區區爭虛名
迎而置答寇於度外萬一整軍再來何以禦之理亦
都說整又使興元盩生阮班見帝密奏火安鎮守之舍
於朕亦已面許之今又再請當付下行勅尔可留以安
舍左右或勸帝以整遠而王近未知後頭勝負如何若此
命出而整敗王有辭焉帝亦未敢出命班忙歸矯称有帝
詔勅以整爲火安鎮守管中雄軍營加爵鵬郡公

1936
IMPRIMERIE NGO-TU-HA
HANOI